

方北方著

火在
那里

火烧



东方
文艺出版社

作者簡介

方北方，廣東南華大學出身，南來後擔任枋城中華、麻坡中化、枋城韓江等中學之華文教職廿五年；現任韓江中學華文主任。

方氏早年即從事文藝工作，歷時頗久。中國抗戰時期，深入前後方各種階層，積極體驗生活；加以寫作態度嚴謹，文字力求平易，具有沉實的風格，故多種作品，一版再版，擁有廣大讀者群。已出版有長篇小說「遲亮的早晨」（七版）、「剎那的正午」（再版）、「幻滅的黃昏」。中篇小說「說謊世界」、「每天死千人的古城」（再版）、「娘惹與峇峇」（三版）、「枋城七十二小時」。短篇小說集「思想請假的人」（再版）、「江城夜雨」、「愛屋及烏」等廿多種。

目次

1 火在那里烧

23 昨天你去

35 让我留下来

44 明天我们去

火在那里烧

方北方著

102 明天我们去

112 昨天你去

115 明天我们去

目 次

- 1 火在那里烧
- 23 吃来吃去
- 35 让我活下去
- 44 人鬼之间
- 62 赌徒手记
- 69 爸爸过劫
- 82 白灯笼
- 92 死运
- 102 现实
- 112 现实的现实
- 115 后记

火在那里烧

——风从那里来，
火在那里烧。

报载“来顺园”昨午发生火灾，大火把园里一百多间亚答屋完全夷为平地；男女老少，相竞逃命，损失不计其数。其中有一青年与园主千金刚举行过婚礼，正要登车赶赴机场，飞往香港渡蜜月，忽然发现火焰，一时为了报警与救人，便不顾一切，冲进火窟去，结果救了人，自己却被烈焰的火舌舐去了半边脸孔，送进医院后，仍处在不醒人事的昏迷状态之中。

发生火灾的“来顺园”在甚么地方？是甚么人的产业？

二

离开码头搭德士向北上去，不到二哩遥的主干公路上，你可以看见大路左右两边，各占约近一两百依葛的园地。一边是建筑有新式屋宇的住宅区，一边也是住宅区，不过所有的屋子，九十巴仙以上还是板屋与亚答屋。

公路左边的住宅区叫“雨顺园”，右边的住宅区称“来顺园”，都是大园主夏雨来的产业。

左右两园的屋子，都是属于一个园主的产业，为甚么左边的“雨顺园”，所有的屋子，都是砖瓦的新式建筑，而右边的屋子，却还保存着原来古老形式的亚答屋？

这其中自然有其改变与不改变的原因和道理。

原来左边的“雨顺园”在三年前发生过一场大火，火神把所有的亚答屋都烧得精光。于是被夷为平地之后的“雨顺园”，自然而然改建为砖瓦屋子。

“雨顺园”改建为砖瓦屋之后，原来的住户都失去再住下去的权利。原因是亚答屋的租约上写明亚答屋永不能改建；一旦被毁后不能再住下去的，业主便有权收回来。

租约上的条文既然写得十分明白，于是有办法的租户在易权与租金重新估值之后，还能住回原屋去的，毕竟十无三四。而那些受过火劫，身家已化为乌有，为了栖身之所，费尽所能发出的精力，到处张罗设法，还是没办法谋为再住下去的，只好流离失所，落脚他方去了。

然而“雨顺园”的住户这么一退一进，园主夏雨来的财富，便有如温度计，在受热之后，急急向上高昇。

所以改变“雨顺园”的面貌，夏雨来虽日思夜想，可是不上两年的功夫，他也晋身成为上层社会的闻人。

夏雨来吃髓知味，时时梦想“来顺园”也忽然捲起一场熊熊的大火，把全园的屋宇化成火海，让自己变成金刚，以便给他带来更高的财富。只因“来顺园”的居民已看清楚了

“雨顺园”的怪火；加上“雨顺园”被焚毁之后，租户所发生的痛苦，给大家带来了宝贵的教训。所以“来顺园”的居民对于火烛，无不小心翼翼，加以严防戒备；都认为容易惹火的亚答屋，一旦着火燃烧，后果一定比“来顺园”的租户更加悲惨。

这么一来，夏雨来希望在“来顺园”发财的企图，用尽心思，也好久不易得逞。可是“来顺园”的居民百备还有一疏，难怪昨日忽然被火燃烧起来。

火灾是发生在夏雨来嫁女的婚礼举行后，下午二点在大宴宾客之间，正当女儿秀美偕夫婿廖仲平，预备登车赶赴机场的时候，那股焚烧“来顺园”的火焰，忽然给廖仲平看见。廖仲平凭过去在居家“雨顺园”看见的那场大火所得来的经验，立刻意识到这种火焰正是燃烧“雨顺园”把父亲活活烧死的烈火，所以奋不顾身，脱掉大衣，冲进火窟去，准备敲击锅盆，好让大家及时抢救或者逃命，不幸任务完成之后，自己却受伤惨重。

那么夏雨来是一个怎样的人？

三

“夏雨来嘛，他真的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提起他的机智与干才，实在少有人能望其项背的。”

有一天，那是当廖仲平一家人搬来“雨顺园”居住的第二个晚上，由于父亲提起园主夏雨来当初来过番，是由他引荐到来的。

廖仲平听后就这样问道：

“爸爸，既然你们两人是同时一起来南洋的，为甚么你老是这么平平过日而已，夏园主却发达得这么快？”

父亲若有所悟，睁大眼睛着意地说：

“人家的发达也不是没有道理，我活到这把年纪，从来没有失业过，只能保持三餐温饱，也不是没有理由。唉！总说一句：夏先生本事大，我呢，患得患失，为了希望你们兄弟读书有所成就，甚么事都不敢做，怎么发达？”

“爸爸，夏先生整天不外是跑来跑去，看来有甚么本事？”

“孩子，跑来跑去也要有本事的，不然跑向那里去？我就是没有本事，才跑不出路道来！”

“我年纪轻，经验少，所以一点也看不出。他的本事在那里？爸爸好不好说来听听。”

“爸爸不用多说，只讲一个故事给你们听，你们自然会明白。”

廖仲平的父亲以回忆的口吻这么说。

“民国廿五年的仲夏。

“在南中国一个小城的市镇上，有一间绸缎商店，从暹罗采办了一批名贵的暹罗绸裤。镇上一些阔少，时尚所趋，都争着买来穿。

“有两个青年在酒肆闲聊之中，一位向对方这么提议：‘吓，老兄，友辈没有一位不知兄台本事高，机智强。今天我们再来考验一下；你能不能到汇丰绸缎店，骗取一条

遛裤出来，若能成功，我把昨天向该店所买的那条湖水色的裤子也送给你。’

“老弟，你说可是真的？可不要后悔囉！”

“那有后悔，老兄能做到，小弟自然也要做到。”

“好，老弟，一言为定，看我的。不过你要跟我合作。”

“怎么合作法？”

“要是汇丰绸缎店说我身上所穿的湖水色裤子是他们店里的，你就为我证明说是你昨天买来送给我的。”

“那绝对没有问题。”

“那绝对没有问题？”

“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两个钟头之后，那位具有机智，聪明过人而被称为老兄的打扮成阔少，穿了一袭浅水蓝的竹布长衫，鹅行鸭步，走入汇丰绸缎店来，向四周壁橱细看一番，再向东边的橱面细心端详，然后向伙计说：“吓！老板，把橱里那条湖水色的裤子拿给我试穿一下。””

“伙计把裤子拿下来，他便把它穿上身去，悠闲地踏着慢步，一会儿，又向西边的壁橱注目，又对伙计说：“老板，请你把那条浅红色的，拿给我试试。”

“伙计拿下来给他。他穿上之后，鹅行鸭步一阵，然后将刚穿上去的浅红色裤子脱下来，交还给伙计说：“真对不住，因不合身，请你收回。”便悠闲地走出店外去。

“伙计挂好了裤子，回头一望，他已踏出店舖门限，就高声叫道：“先生！先生！刚才你穿上的那条湖水色的裤子

还没脱还给我。’

“他马上站住，踏着闲步转回店里来，凛然正色地说：

‘你讲什么？’

“‘我说你身上刚才所穿的那条湖水色的裤子还没脱下还给我。’

“‘我身上有穿你们的一条裤子？’

“‘不错！，先生，你还没有把它脱下。’

“‘你胡说！’

“‘先生，我怎么样胡说？难道你身上没有我们的一条湖水色的暹绸裤？’

“‘有，我身上的确有一条湖水色的暹绸裤。’

“‘那就是我刚才拿给你试穿的。’

“‘这么说，我身上有两条暹绸裤子了。’

“‘应该不错的。’

既然不错，你看我身上到底有没有两条裤子？

“‘那我怎么知道！’

“‘他却不理睬，立刻把竹布长衫向上拉高起来，向对方招手：‘来，你来看，我身上到底有没有两条裤子？’

“伙计看了后，固然只有一条，却指着他说：‘这一条就是我刚才从橱里拿下来给你穿的。’

“‘老板呀！你讲话可要算数的，既然你这么讲，那么大爷来的时候身上就没有穿裤子了；你大爷怎么可以出街不穿裤子？如果真的不如你所说的，那么你可要赔偿我名誉的损失囉！’

“‘那么，我问你：你身上这一条湖水色的暹绸裤是那儿的？’伙计也提高声调加以质问。

“‘好呀！我倒要问你：你们店里昨天可有卖过一条湖水色的暹绸裤出去？’

“‘我们何止卖了一条！

“‘一条就足以证明我身上穿来的正是昨天你们所卖的。’

“‘你明明是诬赖，故意来敲诈！’

“‘小子，你这么无端端地汗辱本大爷，本大爷可要告你。当本大爷请昨天来买的朋友，证明确实是他送给我的，那我就要你赔偿我名誉的损失了。’一面说，一面双手掀起伙计的衣领，把他高高地向上提起。

“‘伙计也不示弱地说：‘去你的！赔你什么损失？明明是来敲诈的，还要说漂亮话！’

“这时，他才把手放下，说道：‘第一，控你汗辱本大爷没有穿裤子。第二，告你乱讲我骗你的裤子。’

“双方正在闹得不能开交的时候，真正的老板从镇上返店，看到情形，问清楚之后说：‘算了吧！让这位先生回去，我倒霉就是！’

“可是对方不肯罢休，说道：‘老板呀！你话可要讲清楚，否则，官司有得打。’

“‘官司不必打，我们理亏就是，请你回去吧！’

“一场风波宣告结束，于是这位仁兄不只获得一条新的暹绸裤子，又得到朋友加赠一条。”……………。

做父亲的讲到这儿为止，话一停，廖仲平就接上问：

“爸，这位仁兄……。”但欲言又止。

“孩子，他是谁？你无妨猜猜看。”

“莫非就是园主夏雨来？”

“你聪明，一点也没错。”

做父亲的停了一下又说：

“你可说夏雨来没有本事吗？”

“真有本事。”

廖仲平笑笑地说。……。

那么廖仲平的父亲，又怎么会把夏雨来引荐到南洋来呢？

四

廖仲平出身于小康之家，兄弟三人中，他是最小的弟弟。两位哥哥受过师训教育，都在教育界服务。廖仲平本来可以读完大学的，因火烧“雨顺园”，家中的财物，都被焚毁殆尽，而父亲也在火场中丧生。因此不得不搬到“来顺园”租屋居住，也停止了学业找工作做，准备生机恢复之后，再继续读下去。

廖仲平的父亲廖康怀，年轻时就已经与夏雨来是世交。战前那一年，因家乡变乱，难以立足，便由中国南来投靠叔父。出门时，他认为夏雨来才具过人，又是世交好友，就举荐他给叔父，一起到新加坡来。

廖康怀与夏雨来抵达新加坡不久，日军南进，占领马来

亚。廖康怀保守好静，不想向外发展，留在叔父的酒店继续工作。夏雨来为人精明能干，喜欢活动，所以处于兵荒马乱时期，也有他立足的余地，于是各奔前程，独立奋斗。

日军占领时期，姦淫杀戮，无恶不作，不少人牺牲生命，也有无数倾家荡产。然而也有很多不顾一切，顺水摸鱼，发达起来。

夏雨来机智过人，钻营得法，获得一位富孀的青睐，一路顺风得利，不到五、七年的光景，也同样在银行里有了很多的存款，而且拥有不少产业。

廖康怀勤俭朴实，固然把身边的积蓄买货囤存，在日本时代也赚了一点钱。可是光复之后，军用币变成废纸，除保存少部份马币可以周转之外，结果还是要从头干起。不过战后，由于他重视儿女的教育，尽力加以栽培，所以如果说他略有所成，便是儿女都受到了相当的教育。

夏雨来发达之后很少找过廖康怀。廖康怀也因好静，加上不善应酬，采取君子之交淡如水的态度，在生活可以过得去的日子，也不想去找夏雨来。不过“五一三”事件发生之后，廖康怀两个在吉隆坡教育界服务的儿子，忽然失去了踪迹，事过二年还是一点消息也没有。两房媳妇以及众多的孙儿，生活上忽然失去了依靠，连住的地方也成了问题，因此迫使廖康怀在走投无路之下，不得不求助于夏雨来。

夏雨来够朋友，看来毫无拒绝之意。答应他马上要拨出“雨顺园”的一间大板屋给他们居住。廖康怀却不愿意白住他的地方，为着长远打算，认为自己非拥有一间固定性的住

所不可，便要求夏雨来把板屋平卖给他。夏雨来本不肯这么做，口口声声说绝对可以永远让他们安居下去。只因廖康怀老是不肯接受，于是为了安定对方的心，也就依他的意思，以三千元的平价，把板屋卖给了廖康怀。

廖康怀于是把槟城的住家顶给人家，将收入的一笔茶钱，拿出三千块钱买了板屋，其余的便寄放在银行里生息，作为供应第三儿子升学的费用，以及辅助日常生活的不足。把自己本该退休的工作，再继续干下去，寄望于廖仲平大学毕业后才来退休。

受伤的廖仲平到底是怎样的一个青年？

五

槟城晨早六点三刻一班的渡轮，除了星期日之外，每天都有很多穿著整齐校服上学的男女学生。你如果赶得坐上这一班渡轮的话，便可以看见这许许多多朝气蓬勃的青年学生，背著书包，或者手抱课本，在渡轮上饱尝清新的海上晨风，大家在煦和的初阳温吻之下，都显现活泼可爱，有如刚摘下来，饱含光泽的红色苹果，几乎每一张脸孔，都会使你觉得甜美可爱。他们有的翻开书本，在深深地细看或轻声地朗读。有的唯我悠然独坐。有的投注于平静如湖的海波。有的痴然远眺槟岛的山峦。有的俩相依偎，谈笑自若；最使人觉得有情调的，是那成双作对的男女同学，靠紧舷栏，面对晨光的访问，而喁喁私语。真是使一般失落美梦而又独身无伴的人儿，感到可羨可慕。

其中有两对青年男女同学，每天总是相约为伴，靠着船舷，聊过大约十多分钟轮渡的时间，然后双双搭上政府巴士上H C中学去。原来他们都是住在毗连相近的住宅区。

廖仲平和夏秀美虽是读理科大学先修班二年级，廖仲平读的是A班，夏秀美读的是B班，两人当初，虽已认识，可是不相往来。如今却是一对感情密切的爱人了。

李大刚与陈叔真两人都是读高中三年级的商科班，两人从高一一直升上高三，相处日久，一路来就有了感情。

李大刚的身裁没象他的名字那样魁梧高大，不过体质结实，矮小精悍。端正黝黑的脸孔钉着两颗神采活跃的眼珠；天庭饱满，充满着思想力。读书与学习都很认真，对各种有益于身心的课外活动，他都积极参加。除了乐于为校服务之外，回到“来顺园”，又为住宅区父老们创立的民众夜校义务讲课。每晚非过十一点钟，不能上床休息，明天早早又要起身。可是六、七个钟头的睡眠并不会使他感到不足，相反地还是精神奕奕，干劲十足。

陈叔真与李大刚都是还没超过廿二岁的青年。青年人有青年人的喜欢，她除了喜欢李大刚那种大公无私，乐于拥抱工作的精神之外，就是爱上他那张紧挂着笑容而又乐观的面貌。因为不论如何繁重的工作加到李大刚身上去，李大刚脸上的笑容总是不会凋谢。

原来陈叔真也有许多象李大刚那种使人喜欢的性格。她功课好，待人接物温和大方，处处博得同学们的喜爱。在同学们的心目之中，也是属于思想敏捷，工作认真的人物。

陈叔真的身体比李大刚又高又大，白白的圆圆的脸孔，配着圆圆黑白分明，精神饱满的眼珠；嫩嫩的鼻子，甜甜的要笑未笑已先笑的笑意，走起路来没有女人忸怩的体态，却有一股男人脚步的劲力。不论交给她什么工作，她从不推辞；任劳任怨，还是笑容可掬地面向着你。所以是人人喜欢接近的同学。

陈叔真与李大刚既具有同样的性格，加上意志相投，目标一致，所以他们总是在一起学习，一起研究功课。虽然还没有结婚，可是同学们都认为他们毕业后，必定结婚成为一对恩爱的夫妻。

同学们无不羡慕万分，深深为他俩的前途祝福。

可是廖仲平还是暗地里恋着她，爱着她。

原来廖仲平和陈叔真，从小就是邻居，青梅竹马，几乎没有一天不见面。从小学到中学，他们同在一间学校读书，同在一个操场玩耍，回到家来，又在一起有说有笑，生活已经把两人的感情打成一片。

不幸，陈叔真上高中的那一年，父亲忽然失业，她也被迫辍学。大约一年多，到了父亲找到了工作，由于工作的地点是威省，他们只好把家搬到“来顺园”去。从此便离开了廖仲平。

不久，陈叔真回到H中学继续高中课程，踏入高中一教室的那一年，她认识了李大刚。因李大刚家也是住在北海。她和他每天都是早上同时上学，同时搭渡轮，搭巴士，同时进教室。下课要是没有课外活动，也是一起搭渡轮巴士回家。

李大刚住在“来顺园”附近的一个甘榜，因为父母早逝，孤苦无依，投靠伯父生活。由于从小就喜欢读书，经历比一般孩子多，学识也就比一般同年龄的少年高深。所以从小就劳动结下了不解缘，不十分重的工作，他干起来都条条有理，又学会替人补习，具有独立生活的精神。高中二年级结束的前一个月，“来顺园”的民众夜校要请一位半义务性质的教员，由陈叔真的介绍，他接受父老的邀请。为了工作的方便，他搬到陈叔真的家去住。从此，他们的学习精神，更加积极，他们生活情趣更加浓厚。

廖仲平当二位哥哥失踪之后，也停学了一年。到了他读高中三时，陈叔真才进校读高中一。后来他父亲在“雨顺园”买了板屋，他和陈叔真又再是近邻；虽然两园的住宅遥遥相对，还有一段距离，他还是时常去找她。

廖仲平一路来很少离开过陈叔真，而陈叔真和他无论什么话也谈得来。廖仲平也时常向陈叔真表示爱意，陈叔真对他也不讨厌。只是陈叔真认为婚姻是人生的终身大事，绝不能太过感情，因为夫妇的生活志趣和工作目标必须一致，而且双方都应具有“人类爱”与“爱人类”的精神。这样的结合才有意义。她知道廖仲平学有所精，也明白他对她一片精诚。可是她以为李大刚是贫苦出身，具有深厚的劳动精神，在品质的衡量上，胜过廖仲平多多，所以她不爱外貌潇洒，人见人爱的廖仲平，而爱上矮小精悍，认识清楚的李大刚。

结果廖仲平参加追逐陈叔真的爱情，跑了不少曲折的路。使他明白陈叔真所爱的确是李大刚，可是不肯死心放弃

最后的希望。不过一切都已枉然，因为李大刚与陈叔真，在高三将毕业前，为了表示他们相爱的深切，已经在同学面前宣布，毕业典礼一举行，他们的婚礼也同日完成。

廖仲平从此才放弃希望，定了心，把精神集中在学业上，准备完成大学学程，实现父亲的遗志，负起抚养家小，以及成家立业的责任。

可是廖仲平的心地清静不久，另一位少女又闯进他的生活圈子。她是谁？她是夏雨来的女儿夏秀美。

六

四年前火烧“雨顺园”的那一天，正是农曆七月十五日盂兰节的中午，家家户户都备办纸钱和牲礼，忙着拜神祭鬼的时分，北角那间好久没人住过的破亚答屋屋顶，忽然冒出一股又浓又黑的烟火所纠结的烈焰，顷刻之间，大家敲锣击鼓；大嚷大叫。可是威势壮大的锣声与人声，一点也吓不退暴怒的火魔。一刹那，鼓着浓烟的火舌，已轻易地舐过邻座的亚答屋。那时，烈火熊熊，万钧的压力，也压不下了它的放肆。加上烈日当空，风势助威，蛇舌喷射一般的火焰更加猖狂。不到五分钟，北角一带的屋宇全部发火，炽热之势，好似油田燃烧，张牙舞爪，必必卜卜，响彻云霄。天空一片血红，地下一口火海，蔓延的迅速，无法可以形容。救火车还没开到，整座“雨顺园”亚答屋都被烧成灰烬。

由于烈焰冲天，蔓延火速，家家户户呼天抢地，悲痛欲绝，只顾逃命，身家财产都没办法抢救。所以被火焚毁的财

物不计其数，人命也损失了四条。

廖仲平的老父廖康怀，就是其中之一。

事后，大家都认为火起得奇怪。那么炽热的火，怎么会无端端地在北角那间久没人住的屋子发生？

“难道是神火？”

灾民没有一位不这么说。

可是到底是那一位昧着良心的家伙，趁着人家拜神无备之时，暗地里投下火把，让它烧了起来？

七

廖仲平与夏秀美两人早已认识，只是不相往来；双方的感情却是在这时的火场建立起来的。

那一天，处身火场的人，只要具有一点天良，看到那种凄凉苦楚的惨状与孤绝无依的苦况，无不眼红泪落。

廖仲平和嫂嫂以及侄儿围紧着那具是父亲，是公公，又是祖父，已被烧成焦炭似的尸体，痛喊呼叫。

将廖仲平视为世兄又是同学的夏秀美钻入人群靠近他；他那种泣血痛哭，惊惧可怕的情景，使她伤心流泪。她蹲下去说：

“仲平同学，世伯遭难，我至表哀痛伤悼！”

廖仲平抬起头向她一看，用手背拭去眼泪，点一点头表示接受她的美意；又是垂头悲哭。

夏秀美靠近他一步，用手指按一按他的肩膀，轻轻地说：

“仲平同学，需要我什么帮忙吗？”

半晌，廖仲平才说：

“秀美，谢谢你。”

“仲平，我真心乐意帮你的忙。”

廖仲平于是站起来问：

“秀美同学，你爸爸在家吗？”

“他，他早上已过海去了。”

廖仲平又跪下去看他那烧成焦炭的父亲。但已经不哭了。秀美也跟着蹲下，然后轻轻地拍一拍他的肩膀，认真地说：

“仲平，我父亲不在家，你需要甚么，我或者可以做得到的。”

“我现在一无所有，不知怎么办！”廖仲平那已噙住了的眼泪又滚出来。

“不用担心，此刻你需要甚么，我一定可以帮你甚么。”

“我先要想办法收父亲的尸骸。”

“那没有问题，我相信会有人来帮助你。就是没人来，我和你也可以动手的。”

廖仲平六神无主，不知如何是好。夏秀美却理智清醒，提出主张。

“不过，……”廖仲平欲言又止。

“不过要用钱是吗？”夏秀美理会得快，“不用担心，我自己有积蓄，可以马上拿出一千块钱给你用。”

“你？……”

“你甚么？仲平，你父亲和我爸爸是世交，我与你是同

学，连这一点我可做得到的小意思，我也办不到吗？”

“秀美，我十分感谢你！”

廖仲平这时那颗忐忑不安的心，才慢慢稳定下来。

其实“雨顺园”所有的亚答屋化成灰烬之后，槟城热心人士所组织的救灾善后委员会也马上成立了，一切善后的事都有人负责办理，救济工作也即刻展开。

夏雨来从槟城赶回来，亲临火场之后，似乎有无限伤痛，面对那具举荐他南来的老友尸体，内心自然也有愧疚。不一会，他就回“来顺园”的住家去了。

夏秀美也跟着他走，一起步，她就这么说：

“爸爸，我的同学廖仲平，也是爸爸世交的儿孙，他们现在已流离失所，毫无所有，你要救济他们呀！”

“三家富，救不了一家贫。”夏雨来淡然地一面走一面说。

“可是他们都是和你一起来过番的世伯的后裔呀！”夏秀美热切地问：“他们今后的衣食住怎么办？”

“这，你可不用担心，”夏雨来若有其事地说，“救灾善后委员会自有办法，到时我多多关照他们就是。”

“爸，他们马上需要人救济的！”

“你叫我怎么办？”

“我要你马上收留他们，千万不能采取人在人情在的态度呀！”

“收留他们，那么多人，可不能囉！”

“人家都知道你与他们都有密切关系的呀！”

“那你的意思怎样？”

“把我们西北角那一座空着的屋子，让他们先安顿下来再说。”

“那是新屋子，准备给你做嫁妆的。怎能给他们住？住久了可就会有问题了。”

“绝对没有问题。”夏秀美急切地拉住她父亲的手说，“爸只有我一个女儿，相信你要给我的东西可多呀！这座屋子又算了甚么，就暂时借给他们住吧！当作我帮助他们的一点表示。”

夏雨来沉吟半晌：

“孩子，你既然这么说，爸就成全你的善意吧！不过你以后可不要后悔囉。”

“绝对不会后悔，助人为快乐之本！”夏秀美一时热泪盈眶。

当天的晚上，廖仲平和嫂嫂以及五位侄儿，在夏秀美热切的关顾之下，就被安顿下来了。

廖仲平劫后，食住有了夏秀美的支助，创伤的生命开始复原。于是由于时间的培养，夏秀美投落廖仲平心田的情种也发了芽。虽然土质贫瘠，种子嫩弱，很慢才茁壮开花，但总算获得了他的爱。

不过夏秀美的爱情是经过了三年的长跑才成功的。

为什么？

八

夏秀美同情廖仲平的处境，乐意资助他们一家的生活。

固然是一种天性所驱使，可是自从廖仲平一家搬到“雨顺园”来居住的时候，廖仲平那平额高冠，隆鼻厚耳以及举止大方的仪表，已深深地闯入她的心境，她一见就对他发生了好感，虽不敢向他露意示爱，梦里却时时有他那眉目英爽的影子。

夏秀美为了实现她的美梦，她时常到廖家去。廖仲平的父亲对她非常好感，可是廖仲平却无动于中。她每次要求向他补习功课，廖仲平总是拒绝不肯答应。

不过由于廖仲平的父亲喜欢她，当面称赞她端庄美丽，清秀可爱，所以促成她老是找机会上廖家去。无奈廖仲平的心另有所属，不只对她毫无表示，甚至百般冷淡，不愿意与她来往。

有一天，夏秀美十分热切好向廖仲平这样说：

“仲平同学，今天丽士戏院映出长城拍摄的《小当家》的片子，获得舆论的好评，今晚，我想请你去看好吗？”

廖仲平淡然而不近人情地说：

“你要看自己去看，我不喜欢！”

夏秀美一片热烘烘的好意，没想了到反应是被泼冷水。心有不甘，回到房中，便把头埋在枕上痛哭一阵，然反负气地面对镜子，向着自己这样说：

“我有那一点比不上陈叔真。我有不胖不瘦的身裁，同学们都说我具有女性美，陈叔真却没有。我有端正的脸孔，清丽透逸，陈叔真都没有。我的学程比陈叔真高两班，到底有那一点比不上她；她到底有那一点胜过我？有机会，我一

定要质问廖仲平，你这可恨的家伙！”

然而那天起，夏秀美与廖仲平虽然同校读书，却不相往来。

这一次火灾发生了后，廖仲平对她的态度完全改变。他看到夏秀美不但不念旧恶，反而发挥“寒炉添炭的精神”表露人类最完美的善性。所以把过去对她完全不理会的观念放弃了。开始喜欢和她接近，相处密切。可是止于喜欢而没有爱意。因为他心目中只有陈叔真。

所以夏秀美虽向他痴痴地露出爱意，可是廖仲平报答她的是理性的友爱。不过夏秀美虽然不能如愿已偿，却耐心地等待着，对他还是笑意盈然。正如廖仲平明明知道陈叔真所爱的是李大刷，自己根本早已被摔出幸福圈外，他仍是信心牢牢，苦苦等待。

直至今年十月中旬，陈叔真与李大刚向同学们宣布结婚的日期后，廖仲平才有几分回心转意，使夏秀美在茫茫的情海中得到了爱的慰藉。不过廖仲平交给她的还不是纯真的爱。因为他的心绪对陈叔真还是有几分系念。

好在人非草木，所以经过三年的相处和了解，两颗不能统一的心，终于结成一颗了。

昨天是廖仲平与夏秀美结婚的正日，前夜两人却早已饱尝新婚之夜的快乐。昨日夏府虽大开宴席，欢待亲友，可是他俩的心早已飞往香港渡蜜月去了。

当他俩踏上汽车要赶赴机场，经过“来顺园”的路口，廖仲平忽然看见园里东北角的亚答屋屋顶火势冲天，他认为

情形不对，马上脱下大衣，要冲进去救火。车上的夏秀美却不主张他冲入火海去，按住他的手说：

“仲平，你不能进去，我们赶快去报警就是！”

“不能，这时多数人都喝喜酒去，人手不足，我必须去救。”

“你今天和往日不同，现在你是新郎呀！火那么烈，你要是有三长两短，叫我怎么好！”

“我不能见死不救！”

廖仲平话还没说完，便摆脱了夏秀美，跳下车来冲向火场去。

“廖仲平呀！”夏秀美在车上激动地大叫，“我知道，你心中还是念念不忘陈叔真；你根本没把我放在心里，你要让人看我穿黑衣做寡妇就是了！”

廖仲平一面奔跑，一面呼救，不久就冲入火海去。

火发时，李大刚与陈叔真和其他一些人早已投入灭火救伤的工作。好些人已被火灼伤了。

廖仲平远远看见炽热的火阵中陈叔真被薰倒在一边，便奋不顾身地冒险冲进去，把她抱起赶快冲出来。好在及时救护，陈叔真很快就醒悟；即时拖着廖仲平的手说：

“快快，再进去，李大刚在里面，请你快去把他救出来！”

“李大刚！”廖仲平楞了一楞，踌躇之间，说道：“你放心，我去救他。”

廖仲平找到了昏迷着的李大刚，立刻把他掀在背后，背

他出来交给了别人，马上再跑回去救一个老人。不料给一根燃着火跌下来的横樑击中背膀，跌倒下去又被火舌舐伤了脸孔，脸肉也脱落。大家把他救起，已不醒人事了。

夏秀美天天在医院顾守着廖仲平，两星期过后，伤况才逐渐好转。

夏秀美笑笑地对他说：

“仲平，等你完全复原之后，我们再选日子渡蜜月去。”

“秀美，我想不必了。”

“为什么？”

“因为这一次我所获得的快乐，比我们去渡蜜月还要有价值。”

“因为你救活了你所爱的人？”

“我不只救活了我所爱的人，也救活了我所爱的人的爱人。”

“仲平，你总是念念不忘她！老是还爱着她？”

“秀美，你讲到那儿去，其实我现在所爱的人就是你，否则，我怎样会跟你结婚？”

“那你为什么还一直想着叔真？”

“秀美，爱是有各种各样的，好象我父亲喜爱我们兄弟读书，你爸爸喜爱发财，我过去好爱好陈叔真的爽朗正义，现在我爱好善良可爱的你，但这些都是自私的爱。我冒死去救陈叔真是一种爱人类的人类爱，不是象我和你相爱的爱。”

夏秀美听后，一股满足的快感油然而生，立刻笑欣欣地投到廖仲平的怀抱去；廖仲平也紧紧地把她抱住。

吃来吃去

“兄弟是何应钦将军的乘龙。”

“不才是杜聿明司令的快婿。”

“哈哈……。”

“哈哈……。”

去年禁食节过后，瘦仔高和胖子林，在一个偶然晤面的机会中，这么互相自我介绍。然后，各自觉得好快意似的，哈哈大笑起来。

当日在场的第三者，对这两人的印象，永不忘记的，就是他们那种放浪形骸得意的笑态。

自称为何应钦将军乘龙的瘦仔高，其实是某地一间小学的华文教员。他所以自称为何将军的女婿，原因是他的岳父姓名何名英今，他就这么攀附了何应钦。

自从他攀上了何将军的关系之后，加以口才流利，交际手腕圆滑，吹擂的技巧又巧妙，所以在社会中，颇见活跃。

然而瘦仔高能在社会活跃，还是与城中某名流搞起关系来的。因为他从小与某名流结为拜把兄弟。拜把兄弟出身寒

微，由于干冒险事业，一路顺风得利，银行户口有大把银币；为人又长袖善舞，交往的多是一些善于吹拍的落魄文人，加上瘦仔高的穿针引线，于是名流的声誉日隆。越有声誉的，越要利用社会。利用社会的，便要霸占社会。企图霸占社会，不能不处处顾借脸皮；以便维护社会地位的尊严。某名流有一日就为了维持尊严，结果栽在瘦仔高的手里。虽然所损失的，从银行户口存款的数目看来，只是九牛一毛，不过对于瘦仔高经济情况的改善，却是有着决定性的。

原来那一次，某名流有批乌货从泰国私运入马，一切保护的架步，原已搞得十分妥当。不料，当要过海时，忽然风吹草动。他为了审慎起见，按兵不动，就将乌货寄在拜把兄弟瘦仔高执教的那间学校的宿舍里。如是神不知、鬼不觉地经过了三日三夜。第四天，风声平静，正要启货运行，瘦仔高突发奇谋，不肯让货放行；拉住拜把兄弟的手说道：“老弟，为兄的今日出于不得已才这么做。老实说，教了十多年书，依然吃不饱、饿不死，看来是无法翻身的了，所以希望老弟玉成就是。今天老弟虽非大富，但百数十万已不成问题，所以斗胆向你要求，将你建筑公司在××巷兴建的双层屋宇，割赠一座予我，并把乌货利润拨出五巴仙惠助小儿学业。如此区区要求，敢请老弟玉成，即日理清手续。”

名流千想万想也想不到拜把兄弟会突然露出这一手，一时想到小不忍则乱大谋：东窗事发，钱财化为乌有；报章揭发出去，名誉扫地事小，被逐出境事大。于是哑子吃黄连，忍痛地签了城下之盟。

这样一来，瘦仔高非但有洋房，也拥有一辆 Second hand 的“摩里斯迈那”，转眼之间，成为教育界的有屋有车阶级。虽然拜把兄弟之间已反目成仇，但谊与仇也算不了什么的，因为拜把兄弟谁也不敢将其中的真相宣泄出去，只是一方恨在心头而已。

至于那位自称为杜聿明司令快婿的胖子林，原来是位走江湖的郎中，可以说是贫无立锥的穷光蛋。他并非有什么出身的医生，只身边藏有一本手抄本的《百病自疗》的草药秘方。经他按脉诊视的虽然也有好些人，但服过他开的药后，总是无好无不可。久而久之，不用宣传，病家自然日见减少；后来连房东也屡次迫他迁出。好在有一日，一位乳部浮起硬块的青年寡妇找上门来。本来如果生的是乳癌，并非草药所能根治的。可是胖子林鼓其三寸不烂的舌，说什么服抹他的药后，保证按日可愈。原因是他手上的秘方说明：独味柳仔树叶可推消乳肿。寡妇问他包医到好要多少钱？他说只付他少许的药钱，医好后随她所赠就是。寡妇原也没什么钱的，听他说后，很是欢喜；就这样对他留下好印象，也就让他医治了。后来寡妇乳肿的部份，虽然消沉，病症并没有痊愈。可是当他露出胸部让他诊视之后，胖子林却动了心。于是在他的推与摸以及甜言蜜语下，寡妇终于中了他的圈套，而不过两三天就把身献给了他。结果胖子林当房东再度迫迁时，就顺理成章迁到寡妇的家来。

寡妇虽非富有，除了身边有个幼孩之外，也是靠双手过活，但是屋子倒是她自己的。可是对于胖子林来说，却大不

相同。因为寡妇已委身相许，他也就由穷光蛋而变成有家有室的了。至于他的敢誇称自己是杜聿明司令的快婿，原因是寡妇的先君过去在杜司令的部下当过排长，后来在一场战役中丧了命的。

二

瘦仔高与胖子林认识之后，来往随着友谊的增加而日益密切起来。

开始的一二个月，大家都认为对方出身不凡而互相尊重。各人除了知道对方都是“系出名门”，又看到各有所长，比方瘦仔高善于交际的手腕。在胖子林眼中，以为大有借助的地方。而胖子林那种“悬壶济世”的精神，在瘦仔高心中，也认为不可多得的人才，所以大家都互以“非池中物”而互相称许。

但是经过三、四个月之后，胖子林从友辈中得悉瘦仔高“起家”的秘密，对他已明了三分，然而对他的那种“临机决断”的精神却佩服万分，以为这正是自己所要物色的好干材。而同时瘦仔高也知道胖子林兴家立室的底细。虽看出他没有潘安之貌，然而那善于辞令的口才，实也大有可用之处。因此各都不以对方出身肮脏而见外，反而“推心见腹”地称兄道弟。不过双方都很聪明，谁都不愿揭开对方的底牌，以免伤害对方的自尊致失掉感情。虽然无所不言，言无不尽，总是小心翼翼地不愿触及对方的疮疤。

然而有一天，瘦仔高这么说：

“老弟，在现社会处身，实在艰难，你不吃人，人会吃

你。”

“不是么，我也有同感。”胖子林认真地，“我以为社会会有三种人。第一种是不被人吃也不吃人。第二种是纯粹被吃的。第三种是专门吃人的人。”

“老弟，你认为我们该做那种人？”

“倘若做被吃的人，便永生不能出头。做不吃人也不被吃的，如若时运欠佳，也是永远惨字贴在额。总之，识时务为俊杰，想来还是做第三种人才上算。”

“老弟，我也如你所想，在现社会好人做不得的，实在非做第三种人不可。”

“不是么，否则吃亏的还是自己。”

“.....”

两人各都看清楚对方的脸孔，于是两人的一举一动，也日趋一致。从此密切合作，企图做吃人的人。

三

有一位姓牟的写作人，他办一个刊物，已出版了一百多期。十几年来，刊物的印刷费，完全靠广告费的收入来维持。

天下居然有这么一任枵腹从公，十多年来，单身匹马，辛辛苦苦，到处求人惠登广告，实在难得再找到第二位的了。他把写作看做人生责任？

他把办刊物当作天经地义？

这其中当然不会没有原因，姑不论这是牟老选择求生的

办法，然而他的兴趣与精神实在难得，不然怎能支持了十多年？

其实能维持一个并不出色的刊物十多年，牟老的确具有一套新方法 with 真功夫的，否则在一个普通人支持一个刊物的印刷费，一两年已经感到有如登天之难了，那里还有洋房、汽车以及种种的享受？

所以瘦仔高认为牟老是士大夫辈中最没有士大夫包裹，而能靠打手风发达起家的大人物。

一日，他瘦仔高登门找牟老来了。他投其所好向牟老这么说：

他有一位找广告能手的好友，近日组织一家广告公司，如能跟他合作，包管刊物每月有固定的广告费可收入。

牟老一路来对瘦仔高的为人早有所闻，但他老是靠广告费的收入为归源，一听见有机会，镇定的心也有几分浮动，所以说：

“广告的收入，本刊多多益善。如果有大量的广告与固定的收入，本人十分欢迎之外，当也可以六甲四对分。”

第二天，瘦仔高偕胖子林一起来见牟老。大家一见如故，话机相投，于是你兄吾弟，哈哈大笑一场。

临离开牟家时，胖子林即刻交上一版全版的医药广告，那是他自己一张“名医抵埠，擅医奇难杂症”的宣传文字。

第三天又交上半版某手相博士看相论命的广告，第五日也交来全版出售地皮的广告稿样。

牟老一连接了二大版半广告，认为合作顺利，一时感到

十分满意。可是从此以后，近一个月中，却没见到胖子林的影子。

刊物出版的这一天，胖子林驾了瘦仔高刚喷过漆的汽车，来到牟家，神色闪闪烁烁地对牟老这么说：

“牟先生，我有件事要和你商量。”

“我有力量可以做得到吗？”

“绝对没有问题的。”

“什么事？”

“我手里有八万元，寄放在你这里，请你替我保管。”

“为什么不把它寄存于银行？”

“不能够的。”

“为什么？”

“因为这是非法得来的。”

“怎么非法？”

“走私所得。”

“呵！”牟老一时哑然，似在想第二句话，然后说：“也该把它寄放在有身家的人的家里。”

“牟先生，你也算是有身家的人。”

“值得你信任？”

“绝无问题，绝无问题。”胖子林连声表示，“只要麻烦你写张收条给我就好。”

“这个么，也是应该的。不过，不过你把它分成二批较方便。一批我替你保管，一批寄放在别人家里。”

“不必，我想完全拜托你就是。”

“那么，让我详细考虑后，明天才给你答复。”

“不必考虑，明天我就把钱带来。”

“这个，这个……”

牟老这个这个还没有完，胖子林已站起来，开步踏出门外，说道：

“明天见就是。”

但，明天过去了，后天又过去，接着一星期也过去了，胖子林并没有到牟家来。

直到八月中秋那一天的中午，胖子林才来见牟老，一见面就这么说：

“牟先生呀！真是对不住，上个月所拜托的事，结果我所以没有携款前来，第一是怕真的会麻烦你。其次，那天刚好福利部开奖，我的朋友中个三奖，于是我用现金把他买了下来，然后名正言顺地托银行经理代领后存入户口。”

“这样妥当了，可说天衣无缝。”

“托福就是，托福就是。”

“那你今后得好好地善于利用。”

“是的，我已买了一片地皮。”

“什么地点的？”

“成功之后，自当奉告就是。”

“这几天正在忙于办理手续，适逢路过此地，故下车来告知一声。”

“真是有心了。”

“现在对方约定下午一点见面，我必须赶时间去。”

“那就不逗留你了。”

“不必，不必，以后见。”

胖子林一踏出大门，牟老忽然想起二版广告费早已经是应该收款的时候，却认为区区的一百五十元，此时向他开口，殊属不智，于是也就转想到第二件事去。

牟老所触及的第二件事，还没想开去，瘦仔高忽然匆匆踏进门来：

“牟先生，胖子林有来过么？”

“有呀！他刚离开不久。”

“那我得赶快去找他。”

“什么事使你这么紧张？”

“唔，就是买地皮的事。卖方约定在律师楼下定，倘若过时不赴约，他将取消呀！因此近日地价大涨，卖方正企图反约。”

“这样，事不宜迟，你该赶快找他去。”

“是的，我得赶快找他，以免误时误事。”

四

胡建立是本城搞建筑事业起家的小富翁，他担任一家社团的主席和两间学校的董事，是位很想在社会出名的人物。

胡建立虽然读书少，识字不多，但是他十分赏识牟老的文字。大前年母亲去世，“敬告知交”的讣文，就特别要求牟老执笔。今年某小学新校舍落成，那篇演词，也是牟老起草的。

牟老似乎摸透了胡建立的心思，所以他的任何文字，胡

建立无不击节称赏；甚至牟老对他所说，也都十言九从。胡建立因此对牟老那份刊物十分支持，除长期刊登全版的建筑公司广告之外，每年也都给予特别的捐助。

瘦仔高深知牟老与胡建立交情密切，就在禁食节前一天，陪胖子林带了两张地契，找上牟老的门来。由瘦仔高开口的向牟老说；近日胖子林因买了××芭的大片地皮，急需四万元过定。胖子林银行户口仅存二万元，必要再筹措二万，所以决定把过去所买的厝地卖掉，然后集中资本经营××芭的地皮。只因急于出手，一时难找到适当的买主，故拜托他介绍给胡建立。到时五巴仙的介绍费，当然照数支付予牟老当作刊物的印刷费。

“要卖的地皮值多少钱？”牟老听到五巴仙的介绍费便问。

“不多。八，九万而已。”胖子林接着说。

“八，九万元。”牟老喃喃在心中自语：就八万来说，五巴仙也该有四千元。于是见钱心开，说道，“候我问问胡先生要不要。”

“适合建筑新式楼房的厝地，怎么会不要。”瘦仔高加重语气说。

“是么，那就让我向他试探试探，。”

“事不能慢。”瘦仔高加上一句。

“欲速则不达，你急什么，倘若胡先生喜欢，十万八万绝无问题的。”牟老笑意盈然，把眼光停在胖子林的脸上。

“如是，你的五巴仙也可以即惠的。”瘦仔高说。

“明天，我给你们答复就是。”

“那么，明天一早，我们再来。”

第二天，牟老说：胡建立看了地契，有意把地皮买下。不过胡先生说：他需要到土地局查个清楚，然后才能定夺。这几天刚好是禁食节，政府机关办公只有半天，要托人查询，诸多不便。所以说候禁食节过后才来商量。

但胖子林急不及待似的说：

“禁食节前与禁食节后论价成交都没问题。只是目前急需二万元。”

“胡先生没有把地皮鉴定之前，一定不肯付钱的。”牟老认真地表示。

“这样，求其方便的话，你先借给我也好。”胖子林张开阔口。

“笑话，我又不是开银莊的，那有现金二万？”

“不够二万，以你的名义向胡建立挪借，凑合起来，必能成功；倘若还不足，先来万六，四千元甘仙算是先付你，我写借据的数目二万予你也无不可。”

“这个，这个？”

“这个什么，助人助己，俱为人生快事。反正地皮一成交，钱也须经过你的手，你把它扣起来不是十分方便么？”瘦仔高插咀说。

“好啦，让我打算打算看，倘若向胡先生借有五、七千，你们明天就来拿钱好了，不过借据上数目必须写明二万。”

“当然，当然。”胖子林唯唯点头。

明天，胖子林如约前来，牟老也如约把钱交给他，他也如约把收据交给牟老。

可是禁食节过后，胡建立从土地局所获得的答复是：胖子林那两张地契是假的。

一九七三·一·二·



让我活下去

秀壮每天早晨来校上课，总是要迟到十几分钟，所以他给老师的印象十分深刻，加以秀壮的身材矮小，肤色黄胖，两颗象缺乏电力的灯泡嵌在灰色脸上的眼睛，是那么黯淡，昏黄，更使人容易想起了他。

秀壮今年不满十六岁，是高中二年级生。

在班上，秀壮是最沉默的一位，就是上体育课举行拔河比赛，同学们十之七八都是跳跳蹦蹦，嘻嘻哈哈地表现得非常快乐，他呢，灰白的脸上总是泛不起一丝笑意。可是他做起功课却相当勤快；比方上华文作文课，别的同学起稿还没好，他已经交了卷。他可以很快把文章写好，书法并不潦草，内容也相当可观。

不过秀壮的学费，每月总是拖得很迟才能缴交；由于学校是属于独立型中学，经费是全靠学费的收入来维持，所以当超过期限不能把学费缴交时，总是被当局饬令回去拿了才准予上课。

他就是贫穷才不能准时将学费缴清；要他回去，他还是拿不出来。原因是他家里根本就没钱可拿，甚至他的左邻右

舍也都是穷困的，就是开口向他们挪借，也是借不到多少，原来大家都是生活在穷困的甘榜里；十之八九全靠割胶度生。近年来胶价跌得好厉害，影响所及，大家的收入降低，甘榜里的经济情况也就更坏了。

秀壮的家是在麻河北岸的一个小甘榜里，家居是间摇摇欲坠而破烂不堪的亚答屋。家里除了三几件陈旧发霉了的桌椅与八九种胶着紧黑垢的杯碟碗具，以及几把擦得金亮的胶刀外，就没有其他值钱的东西。他母亲以及妹妹，每天黎明时分就要出门上工去；一天忙到晚，每人所得的工钱只有二元二角；有时下雨天，有时生病不能出门，所以一家三口，一年到尾都是过着勤劳而穷窘的生活。

秀壮本来跟甘榜里其他的子弟一样，都是在附近大甘榜的学校受完了小学教育就要辍学，不过他比较幸运的，这是由于他的学业成绩优异，得到一位老师的奖掖，帮助他一部份的费用，鼓励他升学去；他的母亲也深明教育的重要，节衣缩食，给他继续深造，所以才能一路升上高中来。他每天所以会迟到，原因是当他割胶回来后，只能搭上那七时卅五分一班经过大甘榜的巴士。这么一来，巴士抵达码头后，总是超过上课的时间。

秀壮放学回到甘榜里，都是跟大家一样，穿著破旧的衣裳，头发留得长长，散落到咀吧了还没钱去理，两只手掌与十个指头都是染着脏黑的胶垢，住宅的内外，满地都是垃圾，四周围又是成群结队嗡嗡叫的苍蝇；由于大家忙着工作，挤不出工夫去打扫，甘榜里又缺乏卫生设备，所以几乎

每天可以看见居民发生疾病。病人多数因筹不出医药费不能到私人药房去诊治，也没有法子顺利进入政府医院去，十家八家多是乱投药物，因此时常可以听到居民死丧的噩耗；而妇女们生下来的婴孩，也因为营养缺乏，得不到医药的照顾，往往不到弥月便夭世。所以有些大腹便便、脸色惨白的妇女，还没有到了临盆，就整天耽心着婴孩的夭折，至于活下来的都要与病魔挣扎，才能苟延残喘下去……。

秀壮就是生活在这样的一个贫病交侵的环境里，每天在死亡线上挣扎过日的青年。

他在第二学期开学后第二周星期一就没来上课了（他这一次的缺席，并不是缴不起学费，他的学费在开学的第二天就已经缴交的了；这个学期开始，他的学费所以能够很快便缴交，是因为他在假期里，到大甘榜多做些散工的关系），原来是他的妹妹发生急病，需要他在家料理一切。

秀壮的妹妹名秀一，今年虽然只有十四岁，却做着和母亲与哥哥一样的工作；就因为有了她的一份收入，家庭才可以勉强维持秀壮读书，因此在感情与道义上，秀壮不能不想尽办法使妹妹的病早日痊愈。

秀一患的却是严重的急症。

三天前，她和母亲，哥哥割完了胶回家时，半路上遇到大雨，大家空着肚子湿漉漉地赶到家里后，妹妹来不及换掉衣服，通身就冷冰冰地发抖，过一阵后又发生高热。母亲以为是平常事，也就不加以注意。不料到中午时，情势突变，不但热度高升，呼吸更显出困难，这时才托人赶下坡去买些

便药给她吃。可是热度还是不能下降，而脸色就象受了太阳晒过的一样红光焕发；呼吸更加急促，甚至频频发出呓语，当晚秀壮和母亲十分焦急，小心翼翼地加以照顾。第二天早上，他认为情形不对，于是替妹妹加穿了两重衣衫后，便和母亲扶她出路口搭巴士下坡到政府医院去。千辛万苦挤进挂号拿到牌子后，一直到了下午二点三刻钟，才得到医生的诊视。但看她的医生却非常草率，还没有动过听筒便挥手叫她离开；而当晚吃完了那瓶药水，就象没有吃过一样。秀壮看到医生诊视那么马虎，又看到妹妹的病这样严重，心里老是不安，第二天一早，就向母亲这么说：

“阿母，我看秀一的情形不对，还是早一点想办法给她看医生去。”

“我也是这么想，”母亲有气无力，“中午我们再带她到老君厝去吧！”

“阿母，你还想带她到老君厝去？”他认真地却带着忧郁的口吻。

“不去，怎么办？”母亲哀怨地拉长着声音。

“普通病人被带去那个地方还无所谓，象秀一这样严重的病，那种老君怎样会医好？”

母亲听后沉吟一会，愁眉不展地望着秀壮说：

“你怎么知道医治不好？”

“老君对待病人，根本就是敷衍了事！”

秀壮斩钉截铁地说。

母亲问：“你从何见得老君是在敷衍？”

“你想：我们早上九点钟到达医院，病人已经拥挤不堪了，那么多的病人只有一位医生，不但时间不够，医生的精神也是有限，加以他在诊视病人时，又是那么草率，所以几乎是敷衍塞责。你看，有些病人开口多问一句，他就暴躁地挥手，好象赶猪狗一样叱人离开，象这样随便看，随便给药吃，病重的人，怎样会被医好？”

“这样说，秀一的病，应该怎么办？”

“我认为今天应该早一点带她去给私人医生详细看一看。”秀壮说，“否则，病只有加重下去！”

“看私人医生，那里去找钱？”母亲面有难色，“听说每次开手，最少非八元，十元不可！”

“家里一点钱都没有？”秀壮低声问道。

“都给你凑去买书了，这三几天来，大家又没有上工，那里有钱，昨晚的一干筒米，还是向菜店仔赊来的哪！”

一时，母子俩无言相对，大家有如窒息地感到痛苦，于是一切都是冷静的，只有秀一的喘息冲淡了冷静的气氛。

一会儿，还是秀壮先开口：

“秀一的病这么严重，没钱也得想法，今天非给她下坡去看不可！”

“虽然是，不过要到那里去找钱？”母亲无限感慨：“这些老君动不动就要八元，十元！还有来回德示的车费呢？……”

话说后对着秀壮发楞，秀壮也凝视着她，又是一阵使人难以忍受的空虚的沉默，但空虚过后依然还是现实，所以秀

壮再说：

“阿母，等我想办法去！”

他便匆匆忙忙地赶下坡来，他走过熟悉的路，他找上了那熟悉的人，虽然颇费唇舌，也终于拿到了十二块钱，于是他又匆匆地在码头雇了德示赶回家去。

母亲看见儿子带了钱回来，便问他说到那儿去找的。

他带着要求的口吻这么说：

“请你先不要问我的钱是那里来的，还是先给我知道你借到了钱没有？”

“只借到三元。”

“三元也好，现在就赶快把秀一扶上德示。”

母子俩于是将秀一扶上了车。卅分钟后，已经将近中午的时刻了，秀一还是没办法立刻得到医生诊视，他们拿了挂号牌子后，挤在人堆中焦急地等着，盼望着。……

老的，少的病人，一位一位拿了药品络绎离开了药房，拥挤的候诊室逐渐宽松了，但秀壮和母亲的心绪却逐渐紧张起来，因为秀一的呼吸愈来愈短促，惨白的脸色越看越可怕；再看到许多衣衫褴褛的病人从衣袋里把破皱的钞票一张张掏出来付还医药费时，更使他们耽心着自己袋里的钱可能不足，于是象被赶赴屠场的羔羊一样惊惧忐忑；等呀等，好不容易才轮到秀一被诊视。

斜坐着在轮椅上的医生，似乎看见病人的气色不佳，两颗疲倦的眼睛突然发出凌厉的神情，但毕竟因筋疲力竭，那道一时汇集的眼光立刻又消失了，于是左手拇指以下的三个

指头托住额角若有所思，一会儿才站起来问道：

“是什么病？”

“被雨淋引起的。”秀壮战兢兢地说。

“吃过药没有？”

“吃过老君厝的药水。”秀壮又答。

医生于是用听筒听后便说：

“爱打针！”

“爱打针。”秀壮六神无主地随着说一句。母亲也接下去问道：

“老君，打针要多少钱？”

医生不开口，睁大了眼睛对她扫视一下，就进行给秀一打针，然后对他们说：

“要小心照顾她，她的病已经不轻了！”

“老君，她，她患什么病？”母亲无限哀怨地问。

医生挥着手说：

“肺炎……赶快出去，还有病人要进来看！”

他们惘然失措地将秀一扶了出来，又坐到刚才的椅子等着拿药水。

十几分钟后药物配好了；针药费一共是十二元，秀壮松了一口气，原来他们袋里合起来共有十二元，不过要回甘榜去的德示费还没着落。他沉吟苦思一会，对母亲说：

“请你暂时在此坐一会，我再设法车费去。”

母亲忧心如焚，听见他说要设法钱去，不胜悲痛，正要开口问他到那儿去找钱，秀壮已经匆忙地踏出药房门外去

了。

大约廿分钟后，他回来了，马上一起又渡过麻河，坐上德示匆忙回去。可是抵达家里，秀一的药水还来不及服下，短促的呼吸忽然断了。

母亲抚尸痛哭，秀壮却哭不出声，只是噙着泪水对秀一惨白的面靥发楞……一阵后他咬紧牙龈，忽然把药水瓶捏在手里，大力地摔向地下去，让它破个粉碎，然后咬紧牙龈愤恨地吼叫：

“秀一，你为什么会死！”

接着用手掩住脸孔大声狂哭。

母亲看他哭得那么凄切，便停止了啜泣，戚然地说：

“秀壮，人既然死了，你哭也没有用。”

“我怎么会不哭，她是我的妹妹呀！”

“她也是我的女儿，”母亲说，“不过秀一善后的事，不是哭可以解决的。”

“我有办法，”秀壮坚决地说，“反正我与你还活着。”

“活着有什么用？”

“活的人会想办法！”

“你还有什么办法？”

“还不是那一条路！”

“秀壮，难道今天的钱，你又是向那放咸利借的？”

“不向他借，还有别的路吗？”

“可是廿元是要还卅元的呀！”

“虽然是这样，别人向他借可不容易；要不是我跟他儿

子同学的关系，而前次我们借他的廿元，于一个月内，每天都能把一块钱还给他，今天可没有这么容易借出来了。”

母亲没话说，默然凝视着秀一的尸体，然后忧郁地哭着说：

“秀一死了，活着的我们，怎样活下去？”

“我们还是要活下去！”秀壮站起来，捏紧拳头打着桌子说：“目前我们虽喘不过气，但还是要活下去！”

母亲看到儿子近似发狂了，便走近他身边安慰道：

“秀壮，不要这么激动呀！激动是无济于事的。”

秀壮拭掉泪水愤恨地说：

“我永远不会忘记今天妹妹是怎样死，更不会忘记我们今天怎样活下去。总之我一定要活下去！”

一九六一·五·十五·

人鬼之间

—

近几月来，贾能干每逢遇见熟人，就这样自我介绍：

“别小视我，我是一条龙。”

平心说一句：贾能干实在相当能干。

你想想：他在大学新闻系才读了一年，就接手干实际工作，然后经历一年的训练，便担任《天天日报》的采访主任。在职期间，工作表现不弱，甚得上司器重。可见这人的能力、胆识，确实不是泛泛之辈。

贾能干不读完新闻课程，便走马上任，是因为他认为对待生活必须跑捷径。他对朋友说：他当日所以选修新闻系，只是想通过新闻工作去了解社会，以便可以顺利到达理想的目标，登上社会的金字塔。

因此，当他认识了一点新闻学的概念，就以为不必再花太多的时间去死啃新闻理论，他认为社会就是大学，只要在社会生活三五年，无论学识能力，一定比在大学里所获得的成绩要强得多，所以他放弃学业搞实际工作。果然随心所欲，不到一年的光景，由新闻记者，高升采访主位。

《天天日报》给采访主任的职薪不算怎样高；照贾能干的收入，在以金钱多少作为衡量一个人身份的现社会，他要爬近上层社会，恐怕还须相当的时日。所以贾能干为了缩短走近金字塔的距离，他从事赌博，希望赢了钱之后，社会地位自然会日见提高。他之所以选择赌博这一行，原因是他精于麻将战术；连年以来，工作之余，每与同事上阵作方城之战，多少总有所斩获。这么一来，也就认为靠赌博发财是轻而易举的事了。

贾能干希望深入赌博世界，于是由于工作上的关系，为了测验马经可靠的程度，他出入马场。经过一个月的观察，他认为赌马的冒险，比通过其他事业，发财的机会更多，加上他深信自己手上的贴士比人可观，于是在“马无夜草不肥，人无横财不富”的观念之下，他苦读马经，向马场进军。

二

这些日子，贾能干为了工作与上马场的方便，他以便宜的价钱买入一架二手车。那天，刚好吉隆坡赛马，他买了五块钱车牌号码的万字票，无巧不成双，果然给他中了一万八千块。

贾能干欢天喜地，以为时运已到，便将原来预备摊还的债务暂搁一边，而集中所有的资力倾注在贴士可靠的马只，梦想捞他一笔，以便从此顺利直步青云。

但这一场赌注，全军复没，于是容易得来的也容易出去；赌囊现金输尽，债台高筑起来。

然而太太却以为他身上有钱，一天对他这么说：

“能干，我们住在这里，交通不便，蚊子又多，不如趁你袋中有钱，到新开辟的甘榜知甲住宅区定一间瓦屋。”

“那我们这里的板屋作何打算？”贾能干无精打采，这么问了一句。

“买了新的，就把这里租给人家。”贾太太一时格外兴奋。

“这种屋子能租出多少钱？”

“能租出多少就多少么！”

贾能干心无意，口却有意地说：

“如真能买新的，就把它卖掉好。”

“卖掉？”贾太太望一望刚刚由她腰包掏出千多块改盖灰瓦的屋顶，似乎不捨得把它卖掉，所以说：“反正不需用到它全部的钱，卖掉它做什么？”

“你岂知道，买新屋需要多少钱？”

“最多么，我们所看过的这种平民排屋，廿四、五千好么？”

“廿四、五千就是一笔大数目了。我那有这么多钱？”

“你不是刚中了十八千的万字票？”

“不用还人？”

“就是还了人，也还有足够的钱，可作首期的定银，然后才分期付款。”

“廿四、五千的屋子抵押给银行，最多只能借出十一二千。”

“那你现在连十一、二千也没有？”

“你有所不知！”

“不知什么？”

“欠人太多了！”

“多到什么数目？”

“最少也一万八千。”

“就是还了一万，也该存有八千。”

“可是东消西失。”

“你到底还存有多少呀？”

“实不相瞒，只存三、四千。”

“也好，就是四千，也还足以把屋子第一期的定银付出去。”

“不够的八、九千呢？”

“慢慢想办法么！”

“你有办法想？”

“反正你的旧债大半已经还清，如今向人借多少来买屋子，应该是没有问题吧！”

“这，恐怕很难！”

“为了定屋子，再难也得想办法，否则，你手中四千，不久就会化光了。”

“这么说，非买屋不可了？”

“说真的，你还是赶快把钱交给我。”

“交给你？”

“不交来，今天拜六，明天礼拜，你又要上马场去。”

“说不定可以再赢钱呢！”

“如果逢赌必赢，铁丁与狗屎都可以吃了。再说，你赌赢过几次的一万八千？”

“这么说，手里没有钱就不能再赌？”

“可没象有现款赌得那么大。”

“你很会说话，我斗不过你。我就把支票交给你好了！”

“现在就拿。”

“慢一点好吗？”

“慢到什么时候？”

“下午。”

“讲到就要做到。”

“还会骗你？”

“赌棍那有一句真话！”

三

昨天下午，贾能干并没有把支票交给太太，因为他虽有支票，银行里却没有存钱。今天支票又不能交给她，终于在晚上回家时，他把支票交给太太了。但，交给她的只有三千元，而且将三千元开做两张支票。其中一张记银二千的是即日可以兑现的；另一张一千的却是期票。他所以能开出二千元的支票，原来是用汽车向人押借的。

“为什么一千元要等一个月后才能兑现？”

太太发觉一张是期票，就这么问。

“因为我必须留一千块作临时周转。”贾能干随机应变搪塞过去。

“你不是说存有四千块？”

“其实只有三几千块而已。”

“我说你没有一句是真话，没错吧！”

“太太，何必这样对待我！”

“能干，不这么对你，你快要变成鬼了！”

“好了，不必说得这么刻薄，钱已经在你手中，你就马上想办法把屋子定下来吧！”

“区的两千块，怎么想？”

“你不是说，为了买屋子，再难也得想办法吗？”

“你说有四千，现在只有两千，叫我怎样想？”

“所以，应该把我们这一间板屋卖掉呀！”

“到了这种地步，看来非卖也不行了！”

于是两个星期之后，贾能干的板屋终于以七千块卖给了人。但当天买主下定的一千块却给他在即日的马场输去，所以后来交回太太的手里只有六千块，连同前日的二千块共八千块。可是在进行卖掉板屋的期间，他认为板屋卖出去时有的是钱，况且二千块的支票还没用到，也就支出来送到马场去。因此，当太太把它交给建筑公司时，他马上恳求太太把它收回，以免银行退票，气得太太七窍生烟，不得不向娘家兄弟借贷四千块，凑成数目交还建筑公司，然后再押给银行。

新屋落成，贾能干买了一套新式家私，也做了好多电器设备，但十之八九都是赊来，或以分期付款的方式购入。太太却被蒙在鼓里，以为丈夫为了建设新屋子不借花钱，倒也

情有可原。殊不知店家先后把账单送到她手中来，才明白原来是到处赊欠的，弄到她狼狈难堪，可是贾能干却把责任推开，置之不理。

贾能干以为新屋或者可以给他带来新运，比方马场失利，千字、万字，总该再中一、二次的。但是使他大失所望，马场还是连场败北，千字、万字期期全军复没，比起过去住在板屋时更是倒霉。于是，引起了他对新屋的风水与分金方向发生了怀疑：以为近日凡赌必败，此中可能是新屋风水对己不利，就请了素有交情的风水先生向天看到来勘测。

向天看一踏入新屋门限，象早有预感似的，罗盘还没开格，便把金匙眼镜向上一托，蹙紧眉尖，而摇头摆脑，叹道：

“这，这种格局一定漏财，败运！”

“老向呀！一点也不错！”贾能干深以为然，“难怪自搬入新屋以来，事事失败！”

“如不从速加以改造，来运更糟，”向天看极有把握似的慢条斯理说：“不但破财，且将有伤亡的大事发生！”

“真有此事？”

“太太虽不以为然，听见有伤亡的事发生，一时也不免有些疑问了。”

贾能干看一看太太的脸色，也就得意地说：

“好在我及时请你老来勘测呀！”

“不过……”向天看又是把金匙眼镜向上一托，却没把话说下去。

贾能干急不及待地追问：

“不过什么？老向！”

“非大大破格，来个鲤鱼翻身加以改造不可！”

“鲤鱼翻身？依你老兄指点就是。”

四

这几天，甘榜知甲的路人，看到贾能干的平屋正门屋顶忽然砌起一个狮口大咀似的巨囱，无不啧啧称奇。因屋顶的狮口大囱比正门还大得多，远远望上去，好象一座不设闸门的了望台。而经过后尾路的人，也无不认为奇中更奇，因贾家的后门，旁边又开一门；一家变成两家似的。

邻居看见这种奇形怪状，有的就问贾太太说：“前门屋顶开天窗，后门旁边又开门，到底是为了什么？”

贾太太满肚子怨气，给人一问，也就十分容易地发泄出来：

“还不是风水先生的杰作，说什么可以消灾纳福，广招财源，才把一间好好的屋子，做到如此不伦不类！”

“海！那有这样的事，你先生还是吃报馆饭的人呢，平日鼓吹破除迷信，怎么自己倒信起风水先生的话来了！”

“财迷心窍么！所以理智失常。”

“这样如何指导社会，教育群众？”

“是么！教育程度不高的人，也没有这么想法；全个甘榜知甲的屋子那有一间屋顶象他那样开窗，后门旁边又开门！”

“难怪你说你先生是给财迷了心窍，理智失常。”

“可不是！”

“海！人真的变成鬼！”

邻居临走向自己内心小声这么说，因不想让贾太太听见，以免伤害对方的感情，所以发出的声音很低，没想到贾太太却听见，不但不怪对方，反而也这么说：

“虽然不是鬼，其实也已经不是人了！”

老天似乎也同情贾太太，所以发出一阵闷雷，远远从天心传来，接着鼓起重重的黑云，四合立刻阴霾霾，一下子沙沙的雨点从屋瓦滴下来，滴落在贾太太脸上。

贾太太踏入家门，雨越下越大，一时厅中便湿漉漉。原来天花板上屋顶的狮子口都把天空的风雨吸进来。于是她气冲冲地对着躺在卧铺上的丈夫无好气地咀咒：

“贾能干呀！你这死鬼，看看你的傑作吧！好好的天花板和屋顶都把它打破，如今风雨泼进来，怎么办？怪不得左右邻居都说你人已变成鬼了！”

“紧张什么？泼进来的都是财呀！”

“财你死鬼！”

“管他鬼不鬼，发了财就是仙。”

贾能干一点也不气，爱理不理似的这么说。

贾太太却气上加气：

“死鬼！我看你怎样成仙？”

贾能干象不倒翁立刻从卧铺摇起来：

“不瞒你说：八月十五日狮头山大伯公生日过后，左右邻舍就会改口叫你头家娘！”

“从何处家娘法？”

“船到水路自然开，你用不着操心，到时你的头家娘名字自然响当当了。”

“我看你真的越来越不象人了！”

“好吧！你等着瞧，到底我是鬼还是仙？”

贾能干有如财神真的已经上身，得意洋洋地又躺下卧铺去。

五

八月十五日，狮头山大伯公生日的前三天，那是旧曆八月十三日，这一晚，太阳才下了山，贾能干早已从报馆回到家，冲好了凉，换上干净的衣裤。虽然与家人一起上了餐桌，可是荤腥点滴不入口，只是用点青菜，草草了事，然后摒除杂念，盘坐床上。

午夜十二点钟声一响，便从卧室走出大厅，正襟危坐，面对厅上屋顶狮头窗泻下的那道寒光，闭眼凝神，喃喃有词地诵念南无阿弥陀。

贾太太虽不以为丈夫神经发生变态，也认为举动确已失常，就站在卧门外问他：

“能干，这么夜了不睡，到底要什么把戏！”

贾能干毫不分心，目不启开，仍是声声南无阿弥陀。

“你到底在做什么呀！”

“南无、南无阿弥陀……”

贾能干还是念念有词，心不旁骛。

“贾能干呀！你到底听见没有？我问你，你在搞什么？”

对方无动于中，一点没反应，还是梦游于自己的思想天地。

贾太太再也忍不下去了，走近贾能干的身边，向他一推，没想这么一推就把他推倒下去。贾能干却象不倒翁，翻起身又是正身危坐，继续他的经词。

贾太太似乎再也不让丈夫如此痴迷，认为他已走火入魔，就蹲下身去，一手托住贾能干的下颌，一手向他的右脸颊一刮。

这时的贾能干才半开眯眼，对太太一瞥，嘟着咀，挥手示意要她走开。

贾太太看到他人还醒，才把他当朽木一样放开，但，站起身，却破口骂道：

“好好的人，真的变成鬼了！”

夜深，万籁越静，大地坠入沉寂的深渊，贾能干还是念念有词，竭尽禅思，要让自己魂魄飞近狮头山大伯公庙去。

第二夜，贾能干象八月十三夜一样清心寡慾，礼念佛经。

第三夜，贾能干仍是虔诚专一，坚定信心，认为有求必应。

到了八月十五日，当天星期五贾能干托词生病，向报社请了一天假。其实是希望在家中养精蓄锐，准备入晚爬上狮头山岭去。

浑圆的月亮冉冉上昇，贾能干准备好了香烛，时不时伸长脖子探望甘榜外大路，等着迎接风水先生向天看与乩童齐梦祥到来。

六

狮头山的大伯公庙，离市区三哩遥之外，在黑水村背后的山岭上，虽然海拔只有一千二百多呎，可是山势峻峻，峰嶝嶙峋，且十弯八曲，不是容易爬上去的。

贾能干年壮气盛，劲力十足，向天看与齐梦祥已上了年纪，却具有爬山越岭的经验，所以山路虽崎岖不平，三人还是奋勇地一站越上一站；到了半山雨亭，喘呼呼地打算休息一下，再继续出发，忽然天不作美，远方飘来一片浓黑的乌云，把才挂上中天的圆月密密遮住。一时四野茫茫漆黑，谁也看不见对方在那里了；虽然他们备有手电筒，可是照得了近前，却探不见前路。因为明月收敛，星光也失落，且沙沙落下细雨，雾越来越浓。茫茫的山路，更加阴沉，使人寸步难移了。

向天看面对此情此景，似有自知之明，所以启口说道：

“贾先生，我看事势不对，我们还是知难而退吧！明天再上山就是。”

齐梦祥也同感似的说：

“向先生的话有理，我赞成。”

贾能干却看法不同，他着意地问：

“为什么要知难而退？”

“第一、依我老向感觉，你运度似仍未到，所以不如意的事还多；第二、三日三夜以来，你可能心身不净，所以风云才会突变，既然老天不同意我们上山去，我们就该知难而退了。”

“道来有理，道来有理！”乩童齐梦祥附和地说，“所以，我们还是下山，明晚才来。”

“老向，第一、三日三夜以来，我清心寡慾，诵经分厘不马虎。第二、大伯公有意考验我们，故意呼风唤雨，我们是否经得起打击。所以如今半途而退，岂不是白费三日三夜的工夫？”贾能干夹其余勇说，“其实既来之则安之，而今路虽难走，天可无绝人之路，因此我不同意退回。”

“我看，大家还是知难而退。”

向天看还是主张下山去。

齐梦祥也接着说：

“我绝对赞成。”

一阵风呼呼过后，贾能干说：

“这样吧，再过十分钟，乌云如果不散，算我倒霉，大家回去。”

向天看深信乌云不会很快就消散，十分钟很快就过去，大家必能下山去的，于是就顺水送人情一般：

“好的，如果十分钟之内，月亮复出，表示你有福份，大家就一起上山去。”

看来大地如一座阴森旷荡的大坟场，四野阴冷凄然，任何有呼风唤雨的力量，也吹不走低压下来的浓黑的乌云，任你有多长的手臂，也拨不开云雾，把月亮移出来。

贾能干失意万千的时候，忽然之间，乌云逐渐稀薄，大风呼呼，廓清了遮住的明月的云雾，月亮一下子露出它的光芒。

向天看看明月忽然露面，不得不连声说道：

“真是风云莫测，真是风云莫测。”

贾能干转忧为喜地说：

“我说的无错吧！怎么可以入宝山空手而回！”

齐梦祥禁若寒蝉，一语不发。

廿分钟过后，云清月白。

三人终于如牛喘息一般地攀上了狮头山。

七

大伯公古庙是狮头山岭一座具有百年历史的废庙。据说过去香火极盛一时，而今日见式微，加以久年失修，所以古旧残破。庙门看来固然还保存下原来的外貌，内庭却七零八落，败垣断牆，屋顶多已倒塌，几根横樑也大半坠落。四周荆棘丛生，满地瓦砾。要是白天来看，破相毕露，一无是处。如今黑夜笼罩，月亮虽然照得大地如白昼，却也遮掩了它的大半残败废塌。

贾能干不是来欣赏古庙的风光，也不是来观察庭院的建设，目的是希望大伯公生日显灵，赐给他真字，以便明天星期六在马场发财，而顺利登上社会的宝培。他看看正中的香炉，香灰虽然不厚，几柱香插下还不至于倒下，于是把二尺见方安放香炉石墩扫拭干净；在油盏上添了油，点起红的烛，然后摆好青菓五牲，对向天看说：

“老向，你前日所说的，看来很有希望。”

“怎么会没有希望，你家天花板上屋顶所开的大囱，正

是面向狮山这大伯公庙的庙门，如果三天三夜你真的已做到清心寡慾，诵经千遍，包你今晚大伯公所赐的是真字。不过发财后，可不要忘记我老向就是。”

于是，庙前庙后虽然一片阴森，但灯光烛影互相映辉，也发出一片稀红。

然后，向天看喃喃有词地诵经念咒。

然后，齐梦祥捧着银纸，掩住脸孔。

然后，贾能干一片诚心，双手合十地下跪。

一切已上正轨，大伯公有如已经下凡，大家无不欣然自慰。可是，忽然安放香炉的石板上出现一条幌动的黑影；贾能干与向天看不胜骇异。举头一望，原来在半截吊下来的横樑上蠕出一条碗口大，约一丈多长，口捲舌尖的蟒蛇来，二人不约而同大声一叫，齐梦祥睁开眼睛，转头向后一望，鼻尖正好触到蛇头。一时心寒胆裂，哗一声扑落地面便失去知觉。大蟒蛇落地之后，也蠕向牆边草丛中去了。

贾能干六神无主，向天看又惊又急，匆忙把齐梦祥翻过身，搯一搯他的人中，才把昏迷的齐梦祥弄醒过来。

“现在回去吧！”齐梦祥惊醒之后就这么说。

“当然回去啦！”向天看立刻接应下去。

“一切已经成为过去，为什么不继续进行？”贾能干摊开双手，“如果稍微受打击就回去，不是空跑一趟。”

“你还想发财？”齐梦祥淡然地说，“我可没有这种兴趣了。”

“是么！心情欠佳，六神惊散，什么神再也附不上身，

还要留下做什么？”向天看向齐梦祥说，“是吗？”

“不错，凭我历来经验，我深知福德老爷再也不附上我身了，还是回去吧！”

“大家也该再试一试。”贾能干无可奈何地，几乎向二人发出要求了。

“我再也不试，要是蟒爷再蠕出来怎么办？刚才不被它绕缠已是万幸，再要等它出来吗？你们不下，我先下。”

“下、下，我向天看也跟你下去。”

贾能干看看大家要下山已成定局，也就不再开口了。于是无精打彩，跟着二人背后踏出庙门。

离开古庙不远，才走了廿几分钟，天空忽然又变色，月亮又是被乌云遮住。虽然不象刚才上山时，黑沉沉的伸手不见五指，可是月亮边缘透出来的寒光也照不亮了山路。大家担心乌云加深，月光失落，不得不硬着头皮走下，便半趋半溜地顺路滑下来。可是有时脚尖触不着地，上半身已经趋下，一失去平衡，不但跌了一跤，屁股撞伤，而手掌为了攀挽沿途路边的树木，又被荆棘刺出了血。

好久之后，趋近谷口，前头的向天看与齐梦祥已越过独木桥，在后的贾能干一不小心，脚尖钩住了野藤，上半身早已趋前，终于扑一声，滚落桥下去了。等到前面二人站住向后望，已不见人影，连声音也听不见。于是双双大声呼唤：

“能干兄！能干兄！”

可是能干兄一声回音也没有。

向天看明白情形不对，就与齐梦祥前前后后加以探索，

好久还是看不见贾能干的踪迹。而大声呼叫也得不到反应。

齐梦祥看出情势不对，于是说声：

“向老，怎么办？”

“连人影都看不见，怎么办？”

向天看已拿不出主张，还是齐梦祥想出了办法：

“既然看不见人影，也听不到人声，可见非你我两人所能救得了。这样，老向，你就守在这边，我先下山去，在卜间口多请几个人前来帮手寻找。”

向天看连声不绝地：

“去，去，快去！救人要紧！”

一个钟头之后，好些人带着火把，爬上山谷口来了。这时，月亮也恢复发出光芒，山野坑谷已经一目了然，大家详细一看，就发觉了贾能干原来是滚落桥下左边的坑沟去。一脚插入坑沟里的石缝，一脚挂在沟旁泥土上，头颅架空没有碰着什么，否则不堪设想了。但到了大家将他那挟在石缝的左脚拖出来后，脚肉已经支离破碎，只好即时把他载入医院去。

三天后，贾能干那敷上了药的左脚，忽然发炎，剧毒上升。医生为了抢救他的生命，认为非立刻把脚腿锯弃不可。

贾太太遵医所嘱签了字，终于噙泪看着丈夫的脚腿给电锯锯掉。

过了一个星期，贾家一房远亲老叔从乡下到城市中央医院来看他。

贾能干苦笑着说：

“老叔，我记得前次也曾向你说过：我是一条龙，如今真的已成一条龙了。”

“什么样的龙？”

“独脚龙呀！”

“也好，只求今后肯作吃，不要想吃，虽是独脚龙，也可以发挥劳动力过活的。”

坐在病床旁边的贾太太却黯然神伤地说：

“可是人已变成半个鬼了！”

“不，太太，我不是鬼，我还有半个人，今后我会如老叔所说，老老实实发挥我的劳动力的。”

“但愿如此！”

贾太太抹去脸上的泪渍说。

〔七五，十一，一日。马来西亚。〕

赌徒手记

走出了“发财麻雀馆”，万念俱灰，思想支离破碎。袋里空空如也，连雇德示的车资也没有，肚子却咕噜咕噜地响着；家虽远，却不能不回去。虽然把延医抓药的钱都输光了，但十五年来的夫妻生活，不能说连一点感情也没有，甚至可能是最后的一次见面，总是要赶着回去看一看的。

黑沉沉的路上，风紧心急，身上的万千条血管，几乎条条都要爆裂。虽然感情象刚擦掉锈的烂铁，但，灵魂处处还是闪亮。

黄昏时，未出门以前，眼前所看见的全是尽善尽美的景致；那怕是孤注一掷！毕竟十赌九输，何况凶事当前，急如星火。如今正因一念之差，招来了无比的创伤（虽然这对于赌徒已有无数次的经过，但不久以后，就会很快忘记的）。

明知故犯，实在该死！该死的惩罚不落在犯者的身上，却归在跟自己跌落于冒险里所引起的穷困中打转过日的妻子。

难怪可怜的妻子要死得好苦，因原来不该死可以医的病，却在嗜赌如命的丈夫宁可慢点医治，而不能不侥倖的念

头之下给耽误了。于是她怎么不死！

尸首横陈床上，孩子们围着失声哀哭，自己只是睁开布满血根的泪眼对着发楞。虽然赌徒向来计谋多端，往往侥幸心一起，无办法中也会想出办法来。现在却束手无策，连启开思想计划一下善后的办法也无能为力，于是消沉的情绪化为万事皆休地迷睡了一阵。

一睡就觉得红中白板一色万，东西南北符满贯……最后是财神上身，中了福利彩票卅七万；于是置房子，买汽车，装雪柜，安电视，原子化的家私，色色俱备；堂皇美丽，豪华无比，孩儿上学，有专车护送，妻子出门，前呼后拥。从此再也不去下等赌场的“发财麻雀馆”，一直踏入“陶然俱乐部”。平日寡情的人，如今看来特别亲切，刻薄的债主也满脸温和，花容月貌的侍女紧随身边；呼风得风，唤雨得雨。到处花天酒地，生活如天堂的一样美丽，但好景不常，一阵剧烈的风暴过后，一切复归于萧条；卅七万经于在狂饮与烂赌中花光，所有的朋友都走开，甚至为了争风吃醋，脑后被舞女的姘头投中了一刀，忽然惊慌一呼，醒后才知道是一场荒唐的幻梦。

梦里的情景依稀还在。心神为之一振，坐定后，面对着身旁的身尸，无限凄酸，无限感慨。心房的窗樞投入了一线光芒，精神似乎恢复正常的感觉，耳朵好象听见妻子的控诉：

赌博使人精神错乱，戮害身心的康健。

赌博使人生活紧张，容易衰老。

赌博使人意志消沉，精神颓丧，身败名裂。

赌博使人堕落，是慢性的绝症。

赌博使人勾心斗角，朋友变成敌人。

赌博使人大打出手，闹出血案。

赌博使人倾家荡产，迫女子走上灭亡的路途。

赌博使人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赌博使人偷窃，亏空，社会不安。

赌博使工商百业停顿，造成市场萧条。

.....

是的，赌博是百害无一利，于是发誓必须对自己宣战，以便克服致命的弱点。

时间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条件。

尸体必须埋葬，埋葬必须金钱；金钱赌输了，尸体仍是终要收埋的，时间终于为思想启开找钱的办法；办法是把最小的孩子卖出去。

几天来，因失妻卖子，悲伤与痛苦便在心中作快乐的旅行。但过境的旅客毕竟是要离开的。于是在悲伤与痛苦消失后，心中却感到无限的寂寞。

无限寂寞的苦闷，渡着无限寂寞的长夜。

消沉，空虚，无聊……被蓬勃的朝气所拒绝的，寂寞的人却变成垃圾箱，都把它们容纳了。虽然象第一次出卖肉体的女人害怕接客一样，而具着所有恐惧似地害怕寂寞，然而寂寞却象醉中贪婪的嫖客，热切无比地纠缠着。

于是坐立不安，卧躺不对，左不是，右不是，廿四小时

里都廿四小时觉得百无聊赖。

于是漫漫的长夜，月亮溜了，蝉儿叫倦而失声；深患失眠症的老者已入迷；近忧远虑的人都发出鼾声熟睡；英雄儿女也在酣睡中，滴下口水……一切的一切，都顾不了无聊而舍下寂寞，寂寞者却单独承担所有一切的寂寞。

于是空虚的心房填满了空虚的失意的时候，更体会出寂寞的无聊与可怕，然而廿四小时之中，廿四小时与寂寞浑成一体。

但是嗜赌的人是不堪永远寂寞的。经过一阵子后，自然而然又萌起侥倖的念头来了，特别是手头还存有一些钱。

胸一挺，美丽的景致又呈现在眼前；立下决心向“发财麻雀馆”的门口走去。但临踏进门限，忽然又退了出来，因为忽然想起妻是怎样死去，儿子是为什么才卖掉，所以又回到家来。为了驱除寂寞，买了两瓶乌狗蜜，一下子就把它们喝光。

在醉不醉之中，心中喃喃自语：

人家赌马，赌狗，赌十三张，赌天九，赌花会，赌千字，赌万字。自己只不过逢场作兴，玩玩麻雀而已，为什么不可以！小赌是无妨的，何况赌本还没有翻回呢？

因此趁着酒兴，一口气又跑进发财麻雀馆去，自然又是红中白板一色万，东西南北符满贯。……但不到二个钟头，败兴退出。

回到家，寂寞又不停地殷勤在招手，只是这一次有心不愿再受招待了，因为“赌本不翻，性命交关”。

赌徒有的是办法，加以要钱又要得发狂，办法当然更快地被想出来；只是想出的办法依然是变卖。

变卖什么？

可以变卖的，早已卖光当尽，连孩子也卖掉了；如今虽然还有老三、老二、老大，但他们的年龄已经相当，当然不易被哄骗再走小弟弟走过的路，所以除此之外，比较方便的是把现在住的屋子顶掉，才是获钱的办法。

卖掉小孩，对不住妻子，顶掉屋子，更对不住孩儿。……顶掉的问题在脑中发酵，心头酝酿的虽是发霉的苦糟，但较后嘴里却尝到香甜的酒味。因为最少可以获得五千，没有五千也有四千，没有四千，也该三千；是的，最低三千，把它存在袋里，大可活动一时，多兴奋呀！

但一家四口，住到甚么地方去？

担心甚么？有的是钱，租一个房间，不是就解决了吗？

对！既然对，就这么做吧！要做就赶快做；打铁趁热！是的，一点也不会错。

意念既定，钱马上到手，果然是四千。

大孩子愁眉苦脸，埋怨着为什么把屋子搬给别人。便告诉他自己用不着住这么大的屋子，反正房间是空着的，既然空着无用，就让给人用，到我们需要用时，一有钱，就再买新的。

孩子们不懂什么是谎言，就在新的安排下，由自己的家，搬到别人的房间去。

抱着狂热的心，拥着充足的赌本，视“发财麻雀馆”如

蝇头微利，去中等赌馆也赢不了许多；上高等俱乐部却担心顶不上几回合，可是赌运一起赢它个一万八千也说不定，于是决心上“陶然俱乐部”去。

这里有气派高贵的绅士，也有终日买醉的酒徒，还有沉迷于色中的饿鬼，更有手法高明的赌棍；肥胖的，瘦削的，油光焕发，青黄枯槁，表面上都是披着仁慈的脸孔，骨子里却是勾心斗角的家伙。

有人说小赌场还有人情味，大赌场多是枭情绝义，否则赢不到钱。难怪腰中有金的会受大家热烈地欢迎，然而受欢迎的下场要葬身在凶险的鳄鱼潭里。

只因人的欲望是无止境的，鱼儿也就容易上钩。

第一天赌千符卅的，第二天自然赌千符四十，第六天也就赌千符五十的。……

头昏脑胀，飘飘然地，心贪胆大，象五光十色的气球，愈升愈高，越吹越大，终于因大而破，坠下来，气泄尽，由女神变成魔鬼，仁慈的脸孔们，使人觉得狰狞可怕。

金尽志丧，立刻成为世上最孤独的人，于是只有踉跄回自己的寓所。踏上租屋，面对楼板横七竖八、衣衫单薄的儿女，感情激动，无限懊悔，无限伤心，千万条血管同时冒火。……

痛定思痛，这时才明白最凶残的人，手段最高，同时也了解赌场的确是少数人剥削多数人的机关。

肠断心馁，思过已晚。

不过变态的人也容易产生变态的心。为了重新做人，不

再害儿误女，毅然忍痛地把右手五只指头完全砍掉。

痛在手，快在心，满以为从此做新人。

上班下班，反正工作用不着手指，也没有人发觉失去的手指。再想到八千元的公积金一年后可以领出，更增加新人的决心。

心中有积极的盘算：领了钱，定一间分期付款的房子，督促儿女读书，过着快乐的生活。要是命根长的话，五七年后，看孩子成人，踏出社会做事，便可承担家庭的责任；老身颐养天年，不亦乐乎！

思想急升的火箭，时间的推进，终于把公积金领出。

只是钱一入手，计划却忘记了，决心也松懈了。麻雀姑娘的媚笑忽然又出现眼前。虽然意念立刻就转换方向，但她总是狂热地纠缠。意志的堡垒很快就被攻破，终于昏昏迷迷再跳进鳄鱼潭里去。

又是狂热地红中白板一色万，东西南北符满贯，可是又是失败的终局，不同的是这一次不能两手做牌，只靠左手五个手指头，玩得比较长久，然而情景与前年毫无差异。

变态的人又是产生变态的心，为了忏悔，为了以后不能再赌，为了消灭违反心意残余的敌人，毫不考虑地，以敏捷的身手，把左手的五个指头也割弃。

但，不久又再迷赌下去，事实也难怪，百业萧条，赌风奇盛，怎么戒得断呢！

爸爸过劫

爸爸这个人，不论做什么事，总是观前顾后，小心翼翼，顾此顾彼。朋友问他为什么处处这样小心？爸爸老是微笑着说：“小心尚且会得罪人，何况粗心大意，要占人家便宜。”难怪与爸爸来往的多说他是安份守己的老实人。爸爸既然安份守己，对于住的问题，当然也不会有过份的要求，加以房东太太对我们一家又是那么和气，所以我们兄弟姐妹，虽然是一年比一年增加，狭窄的房子使我们感到一天比一天侷促，然而爸爸也不想搬开。爸爸说：搬到那里去呢？今天屋荒这么严重，租房子也不是一找就有，再说，新的就未必会比旧的好。因此，爸爸就没意思要改变现状。爸爸没有意思要变，也不愿意随机应变，环境却时时在变，甚至也强迫爸爸不得不变。爸爸果然变了，由小变而大变；由渐变而突变。那是今年以来，家庭忽然发生了巨变，特别是爸爸与妈妈变得更厉害，差点连两人的生命也变没有了。他们是这样开始变的：春节过后的第五天，房东太太向爸爸说：他们的屋子已经卖掉，要爸爸赶快另租房子。爸爸认为人家要卖掉

屋子是出于不得已，他应该方便人家，马上找房子。爸爸于是拜托朋友介绍房子给他。朋友们却怂恿爸爸不要轻易就搬走，因房东把屋子卖掉有钱赚，要人搬开，就该赔一笔补人做损失。爸爸却认为不该存有这种念头。他说房东太太把房子租给我们，并没有要过我们什么茶钱，也没有附带其他任何条件，相反的，租钱又是那么便宜，对我们一家又是那么照顾。如今房东的房子卖得出，机会难逢，房子赶快搬还给她是天公地道的，爸爸所以毫不犹豫地准备搬家，于是促成我们的环境开始变了。爸爸找到了新住所，那是学校盖的宿舍，租钱是贵一点，房子却是新的，而且是半独立式，两房一厅，一厨房。这样的房子，爸爸说他是从来是没住过的。爸爸十分高兴，妈妈和我们兄弟姐妹也跟他一样欢喜，房东太太听到我们很快找到了房子，又是那么理想，搬出去又这么顺利，同样地为她自己，也为我们而高兴。爸爸在兴奋的情绪鼓舞之下，买了一套小家私，也买了一个大型的书橱，他说要把屋子稍为布置一下，认真地多读点书，切切实实地为我们兄弟多补习点功课。于是就在搬家的这一天，他十分高兴地忙得不能开交。爸爸首先把我们的吊铺拆开，再和妈妈把它一件一件搬到屋外去，又把他那两千多本象宝贝一样的书籍分别包紮起来，我们兄弟也帮他们把用具一件一件移出去，然后大家一起把它们装上罗里车，是那么满满的一车，一直到下午两点，大家才分乘两辆汽车，离开了那我们一家依偎了将近十年的房子。爸爸看了房东太太和邻居们那么多人出来送行，言辞又那么恳切，依依不捨地悲喜交集而流泪

了。爸爸到达新居所门外，内心似有异于寻常的感受，因为他已带领我们一家踏入了新的环境。爸爸看见一切新旧的家私堆满地上，一时虽然使他忙个不了，兴奋却使他忘记了一切的疲劳。于是当我们兄弟姐妹把地板擦洗干净之后，爸爸和妈妈就着手把我们的吊铺装上去，接着再把大小器具安置起来。到了一切安排稍有秩序之后，爸爸忽然说他觉得四肢无力，精神颓失，全身刺热。妈妈叫他冲个凉，凉凉身。可是爸爸冲过凉后，全身突然痉挛，一连打了几阵寒噤，踏出浴房之后，人忽然冷得发抖起来。爸爸四十多年来没发过大病，他说今天病魔忽然来叩他生命的大门，是险，是危，使他毛骨悚然。因为晚上医生发现他的病情，不是平常的普通疾病。

二

爸爸没发生过疾病以前，对于病魔的侵袭，早已提高警惕。因为疾病的发生，在他看起来是十分可怕的，原来在他小的时候，他亲眼看见病魔找过祖母，祖母因家贫请不起医生，不久就给病魔拉走了。他又看见父亲，在病魔入侵时，也因买不起贵重的药品，生命很快地给夺走，爸爸也看见小小的外甥在他手里给病魔硬硬带走……。难怪爸爸说他要特别小心严防病魔突然的出现，因而时时注意自己身体各部门的防务。爸爸认为他不能有病，一病什么问题都可能发生，因为他是一家之主，家人全靠他一人养命，要是病魔对他不客气，把他扣留个一月半月，那这些病中日子的工作，叫谁来替他负担。比方爸爸工作的这间学校，他一天不能到校上

课，便要付钱请人代。他收入原是有限的，以有限的收入，应付一家日常无限的支出，要不是他们量入为出，生活可能时时有问题，何况病一上身，医药费须即时付出。但今天爸爸确实病倒了，而且是一场严重的病。爸爸告诉医生说他是因为搬家操劳过度，且在身体疲倦与发热的情形下冲了凉，身体一时冷热发作，疲乏万分，小便才有如赤红的血液。爸爸给医生按过脉，全身再经详细检查，验过尿之后，医生要爸爸马上进医院。爸爸问是什么病？医生说不是平常的普通病，只有赶快进医院，才有希望可以医治。爸爸听后精神和脸色并没有改变。他对我们说他有信心，认为自己是不会大病的，妈妈却惊惧色变，甚至掉下眼泪。爸爸安慰妈妈说不用怕，他是不会危险的。可是妈妈答他的是你如有三长两短，这十口的一家叫我怎么办？爸爸进了医院，医生不说出病情，妈妈问一问看护小姐，看护小姐也摇头不说，到了第二天才无意中露出是癌症出血。爸爸还是脸不改容，也许他想起不治的癌症，也许他想起我们一家以后的日子，所以把烦恼隐没下去，一股求生的意念开始在他的心中滋长；爸爸微笑着说：他患的绝对不是癌症，尿道出血可能是疲劳过度，红血球大量死亡，然后小便出来。一时在他自我安慰之下，他精神更加镇定，他深信自己的病是会好起来的。不过爸爸虽然有一股坚强求生的意志，但是随着尿道排泄的血液增多，精神逐渐消失了。爸爸凝视着妈妈流泪，他似乎看不见妈妈的泪痕，原来他的精神已经开始崩溃；终于失去了知觉。爸爸昏迷过廿多小时的第二天下午，虽然他全身软绵

绵，看来却好象没有第二天病突发时的痛苦。后来妈妈在爸爸神志清醒中对他说，医生验过血检查后表示可能不是癌症。爸爸的病床却挂上了禁止探病的人与病人讲话的告示。但是在医院开放的时间，前来看他的亲友们还是络绎不绝。事后爸爸说，他深深了解人生的意义，体会到友情的温暖，证明了他平日待人接物的正确。爸爸开始发出祥和的笑意，随着医药调治的进步，病势逐渐好转。第六天后，小便开始淡红。一星期过去，医生确定病情，对症下药，当晚小便已经淡白，这时才知道自己患的原来是肝胆病。

三

爸爸摆脱了病魔的黑掌，逃过了死亡的关口，当家人为他的身体逐渐恢复健康而欣慰的时候，祸不单行，我的弟弟在校中忽被李老师殴伤吐血，我的弟弟崇成，是一九五零年四月十二日出生，生理与心理和普通孩子一样，一九五六年一月（五周年又八个月后）他进入A H小学一年级。一九五七年，由于成绩优异，学校当局给他跳升上三年级。一九五八年头因搬家，为了交通上的关系，便向A H学校请准转到××小学，于是凭他的学年成绩升上四年级去。七月十六日上午在该校上第六节时，据说因礼貌欠佳（呼唤上课中的科任老师为“老李”），一时触怒了李教师，以致头颅和背膀挨受拳殴脚踢。惊魂未定，再受绰号武则天的女校长以木尺抽击掌心，然后加以鞭打甘藤鞭。级任陈老师看到崇成口吐血丝，苦楚难堪，便把他载回家来。爸爸刚好在家，看到儿

子神情颓丧，体温升高，且频频呼痛，询问情形之后，不信该教员与校长会毫无理性。然经级任陈先生的解释，与几位该班的同学证明后，爸爸才明白了其中的真相。原来崇成因为是被陈级任宠爱的学生，而陈级任因与李教师及女校长平日感情不睦，于是当崇成触怒了李教师之后便成为他们发泄情绪的对象了。爸爸完全明白真相，就立即把崇成带往中央医院求医去。值班的医生检验孩子的伤况之后，也许是由于同情心所驱使，马上电告警方派员，前来医院录案。适逢S报的记者在场，深明情形之后，便进行调查，并将经过写成新闻发表出去。爸爸也将详细的经过呈报教育局，并具一报告，本着大事化小的态度，报告××校董事部，请求给予主持公道。爸爸料理了一切应办的事后回到家里，看见几位关心他的同事，都在厅上坐着等他回来。当他们看到崇成的神色颓丧哀怨，都愤慨地表示对付这种野蛮的所谓教师，应以牙还牙惩罚他们。但爸爸认为事件既然发生了，还是以和平的方式向对方交涉比较妥当，只要对方勇于认错，下次不要再有这种野蛮的举动发生，一切的事件都可以和平的方式解决。因为他深深明白：只有这种莫明奇妙的社会，才会产生这种莫明奇妙的事。所以爸爸还是本着一贯的态度：宁可自己吃亏一点，以求圆满解决。他于是安心下来。他在听候有关当局的意见，以及等待该校董事部的措理。第二天，当地的两家大报都以显著的版位登载这件事的经过，其中的S报特别发表社论，指出教育是一项神圣的工作，对一位年幼无知的儿童加以拳打脚踢是不智的。但第三天的报纸发表有位记者

就此事件向有关长官督学询问对该学童被殴打的事情有何意见。该督学官说：他检查该名学童，看其精神良好，且天真活泼；身上并无伤痕。……。爸爸看了报纸，心里虽然明白督学官也许是为了逃避责任才讲这种话，可是当爸爸回想到前天那位督学官对他所说的话时，他感到人心叵测，实在可怕，所以爸爸还是沉默下来不想发表意见。可是朋友们都认为这位督学官已昏了心，因为一个七岁的学童要被毆踢到什么程度，才算是伤了？再说：他也不是医生，以什么眼光可以断定孩子不会受到内伤？是的，朋友们的话是有道理的。然而爸爸说：人既是感情的动物，当那位女校长在督学官的面前有所要求时，督学官自然也会油腔滑调了。爸爸看到事态既然是这样，应该看看该校董事部的措理怎样了。事出意料之外，该校几位董事到我们的家来，都说李教师已经表示认过，愿意道歉了事，希望爸爸提出解决的办法。爸爸还是本着一贯做人宁可自己吃亏的态度，认为华教在急须扶助的今日，无须过份苛刻，所以答应李教师登报道歉了事。爸爸看到事件已到了一段落，便集中精神在调理弟弟的创伤。日来弟弟服西药后，胸部还是不停刺痛，于是他听从友人的劝告转服草药，不料弟弟服草药后的当晚，就开始呕吐，虽时呕时停，但到了午夜二点后才能逃离入睡。在呕吐的过程中，虽然瘀血陆续吐出，可是爸爸并不因弟弟吐血而后悔和平解决，反而看到瘀血吐出而觉得安心。詎料第五天后，报上未见有道歉启事登出，第六天在报纸上还是找不到李教师的道歉启事，而上午九点钟的时候，忽有一位彪形大汉到我

们家来对爸爸说：李教师与某方商量妥当，决定不登道歉启事，要文要武任听自由。……爸爸听后想了再想，他说总想不出事态为甚么会突变到这种地步，因为道歉启事也是出于对方的主意。后来爸爸把这件事告诉朋友，朋友们终于找到了答案。他们说：因为爸爸是一位安份守己的人。既然安份守己，他的孩子就应该受李教师殴打；而本人更应该受欺负，何况对方李教师与女校长已找到了可依的靠山笑面绅士。

四

爸爸当弟弟的创伤逐渐好转感到安心的一个下午的黄昏，妈妈忽然告诉他说，她的肚子绞痛；似乎不是寻常的病痛。爸爸一时没有想到厉害方面去，以为是一般的普通肚痛症，便叫妈妈吃一点便药看看。但第二天早上，妈妈说已经痛得难以忍受了。爸爸这时才稍微注意，叫她去给卢医生看。卢医生说那是心气病，吃了药就会没有问题。爸爸和妈妈都相信医生的话（因为妈妈前年曾发生过一次严重的肚痛症，后来给卢医生诊断出是子宫出血，血淹上心，由他介绍入医院动手术，抢回了生命）。但今天服完卢医生的药后，病况不但没有丝毫起色，甚至痛得晕倒好几次。妈妈说因为绞痛的情形，已经象前年进医院动手术时一模一样。爸爸虽然开始忧虑，可是问过卢医生之后，又稍为安心。因为卢医生说，过去的子宫病已经根治痊愈，而且现在也检验不出是子宫出血，所以纯粹是心气病痛。爸爸也认为卢医生的话不会没有道理——原来一年以前，妈妈因感家累过重，不能再

多养孩子，听从家庭节育协会的指导，将输卵管给绑了起来，没想到输卵管绑紧之后依然受孕。可是受孕反常，因胎儿是结在输卵管外，于是由于日子的发展，胎儿的重量日渐增加，输卵管不能负荷，终于挽留不住而告破裂，子宫出血就一时增加。当血液逐渐堆积而引起肚腹肿胀后，不但身心痛苦难堪，而心脏也几乎有随时停止的可能。所以当卢医生发觉后，马上把她送入医院施手术，结果开刀，除弃胎儿，将堆积于肚腹里的瘀血清除掉，保全了生命。当日医生为免后患，已把输卵管割除，因此对这一次的肚痛症，当然相信卢医生的话。——可是天下事往往难以意料，妈妈所患的确确实实与前年所患的一样，原来又是胎儿结在另一端的输卵管上，因此又是子宫出血引起肚子疼痛。最后经过西人医生确定后，爸爸再把妈妈送入医院去。但这一次可没象上一次那么顺利，因妈妈的身体经过一次大手术，体质还没复原，如今再经子宫出血，体力消耗几乎殆尽，所以踏入医院，人已奄奄一息。爸爸说他想不到他自己才离开医院不过三两个月，妻子又接着进来，他也没想到被开过刀后的肚腹，如今又要开刀。而医生经过验血，测量心脏后说妈妈生存的希望十分低微，因为病人身上的血液已消耗过量。爸爸象被宣判了死刑，认为一切都完了。他看看病榻上那神色全失的妈妈，有呼吸象没有呼吸。他一时没有了主张，不知如何是好，感情的网流冲上他心头，激得他悲泣流泪。爸爸听了医生们的口气，看看护士的神色，明白妈妈的生命危在旦夕，就立刻把我们兄弟姐妹从楼下带上来，让大家跟妈妈作最后

的见面。我们看到妈妈的眼睛象僵尸的一样凝视，大家都号啕大哭，大姐哭得死去活来，最小的弟弟叫妈妈抱他一下。邻床的病人，都为我们之一群将失去母爱的孤儿而洒泪。爸爸好象不忍妈妈骤然抛下我们一群，就蹲在床头，以最清醒的心神安慰她几句。妈妈似乎明白周围的情景，淌出两颗晶莹的泪珠。爸爸忙用手巾抹去她脸上的泪渍，但一颗一颗的泪还是从妈妈那僵硬凝视着的瞳眸不停止地滚出。爸爸于是把我们打发回去，我不愿回家，和爸爸一起守在床头，预备妈妈断气之前和她作最后的诀别，以及料理后事。爸爸失神，悲哀，忘记自己的疲倦，他说他不愿意妈妈在不该离弃我们一家时离开，所以抖搂起精神，从失望之中去追寻渺远的希望，希望妈妈会象他几个月前一样突然奇迹出现，转危为安。因此爸爸振作起来，摒弃一切杂念，象虔诚的信徒向神明祈祷。爸爸的希望忽然开花了，但是并不意味着妈妈已经脱离危险。原来医生说要为妈妈开刀。医生说，开刀生存的希望固然十分渺茫，不过希望能把病人的生命抢救回来。爸爸求之不得，马上签了名。他认为尽管是最危险的手术，可是九死一生中，还有希望可把生命抢回来。不久爸爸跟随在妈妈睡着的推车后面，一直到手术室来。奇异的是妈妈经过输血后，神志已逐渐清醒，于是当她被推进手术室时，爸爸向她作最后（假如开刀后永远不会醒回来）一次的安慰。这时他看她的神色似乎表示：我不怕，你安心（是的，妈妈不该怕，因为她在前年已有过一次被开刀的经验）。虽然如此，爸爸在手术室的门外还是屏息敛足等着。他明白这是最后的

生死关头，也明白妈妈死亡的成份十分高。因同时进入手术室的除了英籍的主任医师之外，还有两位华人医师。两个钟头过去了，又是半个钟头要完了，爸爸象热锅上的蚂蚁一样焦急。他问在场陪着他的林先生说，你看人会死吗？林先生说：你不要怕，吉人天相，不会死的……。话还没说完，手术室的门打开，英籍医师走向爸爸的面前说：祝你幸运，人有得救了。爸爸悲喜交集，眼珠滚下了！

五

爸爸从年初到年终，经历重重险衅，虽然破费了不少金钱，也流了不少血泪。不过家人耗尽了元气之后，总算保存了薄弱的生命。可是当我们一家正陷入筋疲力竭，再受不起摧残的时候，没想到在这年终将结束时，爸爸又要遭受失业的灾厄，几乎被迫走入家破人亡的死谷。爸爸家贫无奈当教师。他在教育界服务已经十三年。他在C中学一直工作了十年，如果不是三年前他的朋友L一直要他辞掉C校转入H校，他真的捨不开C中学的。他认为当教员的，不能见异思迁，应该老老实实，勤勤恳恳站稳岗位服务下去。他后来所以会离开那依偎十年的C中学，那是除了L一直不停地拉他走之外，就是他太感情用事。他认为好友既然担上了学校董事会的要职，十分需要他的帮忙，他当然不能太过自私只顾自己，就毅然离开C中学转到H中学来，当初绝不会料到两年后的今日，他会在所谓好友L的绝情下被炒鱿鱼。爸爸为甚么会被辞职？当权的L为甚么要辞退他？原来H中学今年

九月中旬聘请了一位姓房的博士长校，全校中只有爸爸一人跟房校长同姓。房校长被无理辞退，他同情房校长的遭遇。房校长弃职，瓜田李下，他当然也被辞退了。房校长所以被辞退，同事都说因为他纯粹以读书人的本色办理校政，不肯跑走头家的门路。L是刚要发财的头家，房校长对他也漠然淡视，难怪原来支持他的也要恨他入骨。辞退房校长的头家们，提出来的理由是房校长不懂英文，且天天在办公时间阅读报纸，无心管理校政。有一天L问爸爸说房校长的品学如何？爸爸说房校长是位难得的人才，如果董事会把学校全权交给他主理，相信学校一定可以办得十分出色的。第二天，当爸爸知道房校长被辞退成为事实后，刚好他见到L，就对L说房校长上任只不过六周，他的才能还没有发挥，董事会就这么随便把他辞退，在人情上，在道理上，都是讲不过去的。没想到L十分生气地说你想替你老亲流鼻孔血吗？爸爸说做人可以自己吃亏一点，可是道理不可以不顾呀！就因为爸爸仗义讲了这么一句话，结果他年底的聘约也就发生问题了。爸爸被炒鱿鱼，必须马上从学校的宿舍搬出，但我们搬到那儿去？我们是一个具有十一丁口的家，爸爸有这么大的一个家，怎么可以没有一个固定栖身的住所？但是前路茫茫，他要带我们一家住到那儿去呢？爸爸接到解聘的这一天，他咬紧牙龈，他诅咒社会……。他从来没发过脾气，但如今他好象心理变态一样。他认为安份守己的根本是庸才！他以为人心不应善良，应该奸滑，他说他决定改变过去做人的态度。因为他想不出守本份的人为什么要受欺负，心地善

良的为什么会吃亏，而那些敢做敢为的倒能享受舒适的生活，这是为什么？爸爸想也想，满腔都是怒火，他说他的胸膛几乎要爆炸。但经过一段时间后，爸爸理智清醒了，他认为他的想法是错误的，必须马上恢复人的本性；本着过去做人的态度，做个真真正正的人，因为他想出一个道理，他说既然做好人会吃亏，社会上为什么还有许多人排队等着做好人？爸爸于是心安理得，带着我们一家老少搭上流浪的列车投荒去了。

一九七五·五·五修正



白灯笼

一

史叔公第宅的大门前，那对当年为办长孙结婚喜事，换上去的新灯笼，经历了四年的风吹日晒，如今红漆脱落，黑字褪尽，样子变了；颜色也变了。

四年前的那一天早晨，门前闹哄哄地挂上了新灯笼，大家喜气洋洋。

新灯笼原是通红艳丽的，现在久经风日之后，又变得象当年那对被放弃的残破白灯笼一样。难怪史第门前又是一片冷落。

老一辈的人说：红灿灿的灯笼，显赫光耀，是兴盛的象征，看见了它，就有可爱的感受，使人生气蓬勃，满怀高兴；那一家挂上了红灯笼的，总是喜事临门，大家笑脸相迎。

褪色的白灯笼，残破哀怨，死气沉沉，一见了就使人讨厌，是绝望与死亡的哀兆。所以有人说，白灯笼挂上了那一家，那一家不是门庭败落，便家有丧事。

史叔公的家并没人去逝，为什么大门前那对红漆脱尽，黑字变白的破灯笼，还不换掉？

原来史叔公一年来，处处与人闹意气，不止财路绝塞，事业失败，而平日有关系的人，也几乎都与他停止来往。如今门可罗雀，失意之余，也就无心把那对褪尽色泽的灯笼换掉。

史叔公虽非富甲一方，可是在小小的山城里，他拥有胶园二坵，与一家颇具规模的锡矿；虽然家中人丁稀薄，子孙不肖，可是在山城社会，还是受人推崇拥戴；无论学校社团，以及慈善机构，在在无不希望获得他的帮助，而推举他担任要职。

可是自从白衰狗这家伙踏入他的门庭，在他的生活圈子搞起帮派关系，挑拨离间，以及恣意割减估俚工资之后，一切以往的形势就完全改观。

白衰狗，姓白名狗，原来叫白狗。因为他一路来，搭上了那一家，那一家不是惹上是非便是家势没落，所以人家说他是一只白灯笼；白灯笼挂上了那一家，重的家破人亡，轻的家势衰退败落。由于他往往使人倒霉，所以大家就给他在他狗上面加了一“衰”字；名头一出，以后人家在背后便叫他做白衰狗了。

白衰狗身材高大，白净脸儿，钳着一对金亮的鼠眼，二片薄唇盖不密的阔咀，配上一口尖利的牙齿，说起话来，声调高低抑扬，井然有序；可以滔滔不绝地把树上的鸟儿呼唤下来。然而有识之士，看他脑后见鬚，多是见面几句应酬便罢，很不愿意与他搭上关系，深恐一朝来往，惹祸上身。

但是一般耳膜轻薄，喜欢听甜言蜜语与歌功颂德之辈，

一被他搭上，却飘飘然地感到快哉乐哉！

史叔公就是喜欢听歌功颂德这一类的人。

其实，史叔公向来在山城之所以能众望所归，不外是他有钱有势，于是在他的钱财与势力范围内，谁都要敬畏他三分；加上社会穷人多，需要救济的，处处都是，所以要靠他的就必须拥戴他。

就因为他明知山城社会的建设非靠他出钱出力不可，他也就任所欲为，加以他为人偏颇，性情暴躁，社会上所举办的一切大小事，就必须看他的眼色，由他主意，否则难以顺利进行。

这么一来，群众工作与他发生关系的，碰钉子的也就越来越多，可是大家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也就靠自力更生坚持下去了。史叔公因此处在众叛亲离时，白衰狗就趁虚而入。他也因寂寞而感到需要人亲近。于是二人一拍即合，自然而然就有叫有应。

然而从此，史叔公的第宅大门，被白衰狗这只灯笼挂上去之后，门庭也就更加冷落了。

二

白衰狗搭衰了史家，不久又蝉曳别枝。

被白衰狗搭上的是一家和他同姓的白时仁，一位由经营人肉买卖起家之后转而干走私大帮的暴发户。

那一天，白时仁在山城酒家宴客，白衰狗当然也适逢其会。

白时仁所以在山城酒家设宴请客，不是为父母做寿，也不是替儿女结婚，更不是家有什么喜事。这无以为名的酒会，只可说是联络感情而已。

不过，白时仁需要与地方人士联络什么感情？

原来是山城会馆今年度职员改选已经到期，白时仁有意问鼎该会馆的总务缺，希望给人留下良好印象，便未雨绸缪，做些准备工作，促成届时大家投他一票。

山城会馆在山城中，不象其他的小社团，没有人愿意担任它的职员。有些人就是被某些社团推选为职员，也是不得已的，然而每逢举行会议，出席的还是寥寥无几，几乎非至留会再度召开不可。原因是这种小社团缺乏固定的基金，常年经费都要由职员捐助维持，所以身任职员的利润没有，破财有份。山城会馆可不同，它拥有六十几间店屋的产业，担任职员的，非但不必出钱，春秋二祭又有参与宴会的享受。而数十间店屋，时常有租约上的胶葛，或修葺、或加租、减租等问题，一朝租屋易名，总务就有全权主理，担任斯职的大有肥水可取，因此总务一职，历届角逐的，也就大不乏人。

白时仁今年所以会问鼎山城会馆的总务，说起来也是有原因的。

好几个月前，有一天早上，白时仁和朋友，在香山茶楼品茗，他们由行情谈到生意，由生意谈到门市，由门市谈到店址的地点，大家都认为山城会馆在大街路口所拥有的二座店地，如果能活动到手，把它盖起四层楼的店屋，无论做那

一行的生意都占地利。但要获得这二座店地，可不是容易的事，因为山城会馆主席，一路来都是由史叔公所把持，而总务一职，也是史叔公直系人物沈大才所担任；这二位如不易人，谁也无法获得大门口店地的盖建权。

“如是，这二块地皮，不是长年要让狗放屎。”坐在白时仁右边姓陈的说。

“这也无法，史叔公与沈大才二人如不点头，什么人的提案也不能获得通过。”左边那位姓朱的也这么发表他的意见。

白时仁觉得奇异，饮一口浓茶后问道：

“那史老头到底具什么存心，会馆本身既无意盖建，也不肯让别人利用，如何说得过去呢？”

于是姓朱的就发表他的见解：

“我看是这样：如果由会馆自行盖建，那笔存在史老头机构里增息的会馆基金，势必须拿出来应用，一朝拿出，显然在于史老头是一种损失。其次，店屋盖好之后，史老头身为主席，当然不能自己租用；其实史老头再也没有什么其他的好做，就是有，也没有亲信的人手可以管理。再其次，史老头一路来心胸狭窄，他企图永久做山城的一等领袖，便不愿意看见别人拥有大规模的生意，更不愿意别人的财路胜过他，而影响他的地位，因此对于一切对他不利的会务，他都采取敷衍的态度，使之不了了之。”

“白兄颇有见地，这样，他们两位如不去职，一切比较积极的事，便别想行得通了。”姓陈的接着说。

“既然这样，我们现在何不趁史老头众叛亲离之时，大家挤入去，把他的主席位革掉。”姓朱的提议说，“就是一时不能把他的主席位革掉，能够有人顶替总务一职，然后跟史老头采取不合作的态度，史老头也就不能任所欲为。”

白时仁听后有点怀疑，所以说：

“虽有道理，但我们的力量可以做到吗？”

“只要大家合作，分头活动，今年选举的局面就可能改观，何况现在要打击他的人正多。”姓朱的一面为白时仁添茶，一面很有把握似的这么说。

忽然在他们三人背后发出这样的话：

“你们所说的，我很赞成。”

白时仁与友人谈得正起劲的时候，没料到躲在角落里独自饮茶，没人见到的白衰狗，已经从他们的背后，走到茶座来了。大家几乎都吓了一跳，其中那位姓陈的便说：

“白狗兄，我们说什么，你赞成什么？”

“老兄何必见外嘛，刚才三位所谈论的，我在你们背后都听得清清楚楚呵！”白衰狗露出满口尖利的黄牙，薄含笑意，顺手拉了一张椅子坐下来，“其实，我和大家有同感：这老头一日不离开山城会馆，山城会馆的会务就一日不能开展。”

白时仁若有其事地说：

“老亲呵，近年来你不是时常出入史叔公门户，为什么也说出这种话？”

“是嘛，就是我时常在他家出入，所以对老头的为人才

了解得十分清楚。”白衰狗认真地答。

白时仁听了之后，笑笑地：

“老亲，此地说话不便，下午劳驾到我乌必来，我们谈个痛快就是。”

然后付了茶资，各人就先后散去。

三

下午二点，白时仁殷切地拉住白衰狗的手，一起坐下，然后骇异似的问：

“老亲，前年史老头与徐老头，因锡矿业权打官司事，你不是出席法庭做史老头的证人？”

“唉，别再提那件事了。”

“为什么？”

“一提起就扫兴。”

“什么事呢？”

“其实嘛，理亏的是史老头。”

“既然如此，老亲你为什么又支持他？”

“还不是希望他多隆嘛。”

“后来他多隆了你没有？”

“非但没多隆，还恩将仇报。”

“这如何说起？”

“后来徐老头胜了官司，他就说我是徐家的狗腿；这可恨不可恨！”

“原来如此，所以老亲你也就离开他了。”

“不离开嘛，还留恋做什么？”

“所以，老亲你对我们早上所说的表示同情？”

“非但同情，我还要为你们出一臂之力，把他的主席位置推翻。”

“老亲你有这种能力？”

“我有史老头贪污的证据。”

“你敢？”

“为了大众的利益，有什么不能做嘛！”

“这么说，老亲你真的可以帮我们一臂之力了。”

“不止这样，还要做你们的开路先锋。”

“怎样开法？”

“先向山城会馆的执委们暴露史老头贪污的经过，然后将他企图侵吞业权的证据拿给大家过目。”

“老亲你这么做，不怕史老头怨恨！”

“史老头对我不仁，我白狗当然对他不义。”

“那老亲不怕他对你报复？”

“他倘若向我报复，我一定要揭发他缺德的事。”

“什么缺德？”

“当然是不可告人的。”

“有什么证据可使人相信？”

“不止可使人相信，而且可以给人看看真实的相片。”

“老亲你是口花花说说罢了！”

“说虚话的是鸟人。”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因为这种人不值得我与他合作嘛！”

“你不是与他合作过一段长时间了？”

“可是结果一无所得，还受冤枉。”

“冤枉你什么？”

“刚才不是说过；他说我是徐家的狗腿。”

“因此，你就要离开他？”

“跟他没有好处。”

“跟我们就会有好处？”

“哈哈，最低大家能合作得来嘛。”

“怎么合作法？”

“史老头使大众失去信心后，我便向大众大力鼓吹，说明非选你做主席不可。”

“谈何容易呀！”

“天下无难事，老实说，只要我白狗肯鼓三寸不烂之舌，大家不信我的话十句，最低也会信五句。”

“我那有资格可当山城会馆的主席！”

“其实嘛，有钱就可以当主席；再说，不能当主席，也可以担任总务。”

“还是没有资格！”

“什么资格不资格，弄到手就会有资格。”

“能吗？”

“包在我白狗身上，只要你老兄肯出山，什么天大的事，我都能做到成功。”

“既然你有这么大的能力，大家又是宗亲，那我‘勉为’

其难’就是。”

“一言为定。”

“驷马难追。”

四

白时仁在宗亲白衰狗大力的吹嘘夤缘之下，果然做了山城会馆的总务。

不过白时仁当了总务之后，不但没有与史叔公采取不合作的态度，且合作得很密切，而对于会务的把持，比较前任沈大才有过而无不及。好多过去投票支持他的，都众口同声说白时仁过桥抽板。原来，他对于大众的福利，非但毫无照顾，且变本加厉，从中取利。于是不少原来对他有所寄望的，都因灰心而逐渐疏远了他。相反地，白衰狗出入他的门户更加密捷了。

然而，他的大门无形中已挂上了白衰狗这只白灯笼，日子也不得好过。

倒霉的日子终于到来，白时仁当上山城会馆总务半年之后的一天，他藉上层社会的地位，得意忘形地，吞没了同帮的一批黑货，而被黑道伙伴毁尸灭迹。

所以山城人士都说：

白灯笼又毁了一条人命。

不过，大家也这么说：

物类同聚，死有余辜。

死 运

人生的处境好坏，如果说与“运气”有关系的话，那么，以宰吾今日生活上如意的情形看来，可以说他是正在走“死运”。因为宰吾没进入医院检查身体以前，和他来往的人并不多；就是整个“卜间”的人认识他的，也寥寥无几！

事实上：以前那些日子里，即使宰吾热烘烘、笑嘻嘻地跑上人家的门去；甚至他所提出的事，或所说的话，对主人十分有利，但人家也不会把他当做类似客人或朋友看待；换句话说：几乎多是存着“防人之心不可无”的态度来提防他、冷淡他。

为什么人家会提防与冷淡？无他；只因宰吾是在山芭里干吃粉笔灰的教书先生。

吃粉笔灰的教书先生大有其人，未必人人都会受人冷淡。是的，诸如那些入息丰，有洋房、汽车的，不是都受人另眼看待？

宰吾可就不同了，今年在这山芭教，明年可能被滚到那个山芭去；还有，他那套唯一见得人的白斜纹洋装，早已给

灰尘染成黄色的了；加以脸黄肌瘦，无精打彩，说明了他已经穷途落魄，更不难引起人家对他冷淡与轻视……。难怪遇见他的人，十之七八，都好似没见到他一样，至于左邻右舍，有些人还把他当做邻居的，见面时，也不外是这么问道：

“你明年还有书教么？”

人家的口气不论是带着讽刺的，或是同情的，宰吾总是满脸堆着笑容，象无所谓一样地给予回答。

然而，老实说，他的生存，在街坊上的人，看起来总以为是多余的。有人就这么说：象宰吾这种人，对于别人的生活所发生的影响，根本是起不了作用的。所以他所住的地方，虽然也占着“卜间”的一个角落，“卜间”上的人对他就没有什么印象了。

但是，今天可不同，陈医生上他的家，李经纪到他的家，连那出入口商行的王老板，在都城某中学执学的白老师，也都匆忙地挤上他家去。

这样一来，宰吾那往日门可罗雀的亚答屋，今天就门庭若市。经过他家门外的人，谁都会发现往日连一辆三轮车也不会经过的，日来居然有好多辆簇新的汽车停歇下来。而且他的太太，也骤然受人敬重；出入有人供给汽车代步，上车有人叫“先生娘”，下车也有人称“宰夫人”。

为什么？

没为什么，只是宰吾今日正在走“死运”。

宰吾是怎样走上“死运”的？

原来是他入医院，受过医生检查身体后，被证明出肺部已发生了不治的癌症。

二

马来亚独立后，经济情况没办法一时搞好；尤其自外国的大树胶园主相继把胶园割成若干小园坵分别出售后，更使国内的现金一批一批被吸收了去；影响所及，商场越趋冷淡，投机的生意更是一枝独秀；当地的权威报章，几乎天天有人寿保险公司的半版甚至全版的广告刊出，诸如“不限入会年龄，优待参加日期，同时参加四组，可以领足三千元以至六千元，一万二千元……”的种种宣传与巨大的金额，就吸引了不少人士的注意。这么一来，有不少发觉自己的生命已经蠕近死亡边缘的人士，喜于身后家人有一笔善后金可以领取，就纷纷争购寿险，而有些家属看见家里有病人将不久于人世的，也想尽办法，希望于病人身故后可获得一笔收入；至于投机商人，也集中生意眼到这方面来，他们一经打探出某位人事已高或有某种宿疾，将于一年半载后离开人世而缺乏经济能力购买寿险的，便想尽方法来与他们合作；承认他们是家属或亲戚，替他们按月向保险公司缴款。因此孤独无靠的老人，医院中患肺病的，以及流落街头的病丐，就成为投机家生意眼的对象。

宰吾就是其中之一。

那一天的上午，经纪李为了一宗人寿保险的生意上医院去；当他要离开医院，打从三等病室经过的时候，无意中看见他的妻舅，跟着好些人围成一堆：人声嘈杂，其中也夹杂

着妇人的哭声。

经纪李一边举手向他妻舅打招呼，一边姗姗地走近而挤进人堆里去，一看，原来有位年纪约近半百的男人，无精打彩地躺在床上发愁，床边坐着一位中年妇人，低着头在哀怨地啜泣。

经纪李听过他妻舅的说明后，知道那位躺在床上的病人，是给医生检查出肺部已发生了毒癌，他妻子知道后便悲伤地哭了起来。哀怨的哭声引起了好些人的同情，大家就纷纷围上去给予安慰。

经纪李于是更挤进一点，灵机一动，表现出十分关切的样子，向那位悲伤的妇人问道：

“你丈夫的病，发生几个月了？”

妇人听见有人这样问，一边以手掌拭去颊上的泪渍，一边抬起头来哀怨地答：

“还是刚由医生检查出来的。”

“这么说，才是初期发生的，还有时间可以医治。”旁边有位青年妇女，勉强开着笑容，以乐观的态度插进一句后，也给予诚恳的安慰，“吉人天相，不必悲伤。”

“唉，这是有钱人的病，我们是穷人，那里去找钱来医治？”

“你们是做什么事的？”

经纪李听了妇人诉说苦况后，又发出关心的口吻问她。

“先生，他是教书的。”妇人失意地低下头去，泪珠一粒一粒滴下来，似乎又要啜泣，“教书生活已经度日如年，

那里还有钱……………”

“教书先生……”经纪李若有所思，头稍为一歪，这么自言自语。然后翻过头来，又是同情的口气，“不要紧，有人会给你们帮助的。”

躺在床上忧愁的病人，听是有人肯帮助的话，一时似乎受了感动，脸上的哀愁也躲在一边，但只望一望那说话的人，没表示什么；他的妻子却抢着开口：

“先生，是谁会帮助我们？”

“我有朋友，他很肯帮助穷人。”经纪李毫不掩饰地，“他是慈善家，他一定会大发慈悲！”

“是什么人？你这位先生可以替他们介绍啦！”

一时，很多对从不同方向发出来的视线，都集中在经纪李的脸上。其中有位好心肠的年轻妇女，就向他这么催促。而病榻边的妇人也向他投着乞怜的眼光，发出恳切的要求：

“是的，就多隆你替我们介绍”。

经纪李向着那位对他催促的年轻妇女展开了美丽的笑容；一阵得意的情绪正从他心窝里散发出去。忽然听见妇人的请求，不得不转过头去，肯定地说：

“一定的，一定的，今天四点钟时你到友联街泰林商行找我，我自然带你去见他。”

“先生，这样就多多感谢你了。”

“不用，不用，大家都是华人。”

经纪李口若悬河，神气十足地以敏捷的手法把公事包打开，拿出一张名片交给妇人，笑笑地，“地址和门牌都在这

里，下午记得找我就是了。”话一说完，便姗姗地离开了人群。

三

下午五点钟的时候，西斜的太阳还十分强烈，象把巨型的银刷，把泰林商行整个“乌必”刷得银光四射，但里面静悄悄，一点声息也听不见。

经纪李自下午三点多钟，便回到“乌必”来了。他满以为早上接他名片的妇人，一定会因急切要找人帮助而在下午四点钟左右到商行来，那里知道五点的钟声已敲过了，人影也没见到。

他似乎是坐得不耐烦，一连打了几个呵欠，随着时光的消逝，认为妇人是不会再来了，于是用脚尖脱去鞋子，双脚伸上办公桌去，把背膀躺在椅靠上，就假寐下去。

其实妇人早在下午四点钟前便出门来找他，只因出不起车费，所以一街走过一街，加上友联街是大街的横巷，她穿梭了好几次都找不到；等到她看见泰林商行的招牌后，一个钟头的时间也就很容易溜过去，所以当踏进商行办事处时，经纪李已经呼呼喘地睡去将近卅分钟了。

妇人看见经纪李已经睡着，不叫醒他就得等下去。不得已便站在办公桌边轻轻地这样呼唤：

“先生，先生。”

经纪李虽然睡去了好久，毕竟因为有心事牵挂，半醒半睡中一听见有人呼唤，也就很快地醒过来；连忙把脚缩回去，匆忙地穿好鞋子后，便站起来，微笑着说：

“对不住，对不住，我以为你不会来了，所以等得很疲倦，连睡去也不知道。”

“我也对你不住，”妇人抱歉地说，“因为认不得路，麻烦你等了好久。”

“无所谓，请坐，请坐。”

“你先生也坐下来吧！”妇人自己却没坐下。她站着。东张西望：面前三四张办公桌，除了一张有一架电话机外，其他的一点文件也没有。这些简单的现象，也许有点使她感到空疏，所以很着意地问：“先生，你要替我们介绍的慈善家，是住在这里？”然后把投在楼梯口的视线转移到经纪李的脸上来，“他是不是还在楼上还没有下来？”

“不，他不是住在这里的。”经纪李毫不犹豫地说，“实不相瞒，他和我都是一样的，我们是股东生意，大小事由我主意都可以。”

妇人虽觉得有点意外，可是她的目的是来向人求助的；反正也不是有什么东西要给人；只要有人肯帮助她，求助于任何人都是一样，所以她就很自然地：“既然你先生也是做善事，就请你多多招呼好了。”

“我们可以坐下来慢慢谈，”经纪李看出事情已有了头绪，于是就坐下来；一面把办公桌边的另一张椅子推出去，一面问她，“请问你先生叫什么名字？”

“他叫宰吾。”妇人一坐下很自然地答。

“宰太太，”经纪李认真地，“老实告诉你；我们是与病人合作做人寿保险。即是说，病人穷困的，如果能跟我们

合作，不但可以购买人寿保险，或参加人寿互助会；而且在合作开始后，又能得到我们商行的接济，比方医药费，生活费，以及其他的一些杂费……所以病人能跟我们合作，无异是得到慈善家的帮助一样。”

宰太太低着头静静地听；对方的话，一句一句都在他的心里寻求反应，但她没开口表示什么。

经纪李继续说下去：

“宰太太，事实是这样，我的话你听得明白么？”

“呵，呵……。”

宰太太似乎还在研究对方的话，所以还是没法表示意见。

经纪李不厌其详地继续说：

“这对于病人，特别是一些经济困难的，确实很有帮助，因为我们除了供应病人一切的应用外，将来病人身故，家属还可以领到一部份安家费，几乎一举两得……宰太太，你可以考虑考虑，如果需要的话，就将你家的地址告诉我，我派医生到府上检查你先生的身体，医生认为可以，我们马上便可以合作，宰先生也马上可以得到医药费的补助……。”

过了好久，才听见宰太太胆怯地说：

“我明白了，不过我得回家去商量商量，如果他肯，明天下午，我就把地址送来。”

妇人走了后，经纪李摸摸他凸出的肚皮，伸了一个懒腰，眼看一笔人寿交易到了手，于是一阵得意的情绪又从他

的心窝里散发出去。

四

一个星期后，街坊上有不少人知道宰吾的肺部发生了不治的癌症；也有人知道泰林商行的经纪李替宰吾购买了二万五千元的人寿保险。

再过了两天，那位从来不跟宰吾认亲的王老板，忽然与宰吾认亲了起来，（自认是他的堂侄）也替他投了二万元的人寿保险。

又过了半个月，那位在都城执教，适逢假期回到卜间来的白老师，也口口声声说：宰吾的太太是他姑母，而大发慈悲地替姑丈缴纳了人寿互助金的月费。

……………。

这样一来，使到宰太太忽然大忙起来了。今天早上去保险公司，下午又上律师楼，明天不是去保险公司，便是赶赴人寿互助会的办事处。

她要去保险公司或人寿互助会办事处，是以妻子的身份替丈夫购买人寿保险，或缴交互助金月费。她上律师楼是要与那些替她出钱作保险金或互助费的“亲戚”签订合同，保证她在丈夫身故领出保险金与互助金后，照约以十分之九的数目偿还经纪李，王老板，白老师……………，这些人在宰吾病期中所垫出的医药费与生活费。

当然的，这些日子，宰太太出门都有人供应汽车代步的，于是她近日来常在日光下出入，皮肤棕黑起来，神彩却非常焕发，原因是她那向来囊空如洗的衣袋，已开始有几张

老虎钞票挤在一起了。

至于宰吾本人，虽然身上患上绝症，将不久于人世，不过据医生检验后，生命还可以维持一两年，这样，他的寿命当然可以越过保险公司与人寿互助会所限定的期间。然而这些投机家为了希望利润可以十拿九稳，便认真合作起来，有的分别供应医药费，有的供给鸡蛋、阿华田等滋补品，有的供给水菓和杂用……。尽量使他的生活舒适，保持期限内寿命的平安。于是这个星期有经纪李到他的家来，下个星期又有王老板前来探望，再下个星期，不是白老师，就是白老师的家属到来探望，大家嘘寒问暖，有如亲生骨肉，无不希望他平平安安渡过这一两年。因此这些日子，他除了病发作时感痛苦外，生活上总是十分写意的，因为他向来吃不到的食物今天可以吃到了；一向不敢奢望获得的东西，如今得到了。最少这些前来探望的“亲戚”也象是子孙一样……。

虽然想起生命一天一天地接近死亡的日期，可是在生命还没结束以前，有人肯供给一切的费用，免得失医挨饿，在他怎不感到心满意足呢！

一九六〇·五·二·

现实

趁年轻的时候，我应该多做点工作，就是刻苦一点，只要对我的家庭有所帮助，无论怎样低贱的事，我都愿意去干。因为那般年纪比我大很多的，他们还是日以继夜的工作，何况我的家累这么重。

一点也不是说谎；他，沈干之说得到，千真万确也做得到。

好象每天黎明，他就象掌夜呼旦的鸡人在跟公鸡竞赛谁起得早。于是晨雾正浓，肩上的担子重压下激出来的热力就驱散了他周身的寒气。需要早点上工的人还留恋在被窝里，他已经将摊档一切应备的食品煮熟了；下午二点钟收档后，应该是休息的时候，他却偷了这段时间驾着德示兜生意去。一直到夜市开始，又回到摊档的岗位去应付挤着宵夜的顾客。这样风雨不停的一直工作。一年三百六十五日，象机器人，天天干下去。

当我想起沈干之的工作方式必须改善而打算帮助他的时候，往往因一时觉得他那个象喷射器的咀巴不易说服后，就会讨厌，甚至要打消了自己的善意。说句老实话，要不是他

早年跟我是十分要好的同学，且为人老实，具有苦干的精神，我何必自讨没趣提出给他经济援助，不必甚么抵押，便让他把钱拿去转行？何苦呢！更奇怪的是他还不要才气死人！但想不到昨天下午，他却上门来找我。我不在家。太太问他有甚么事。干之说：有关他转行的事，要请我帮助，约我今天下午在家等他。

是甚么原因，忽然使他沈干之改变了态度？

去年，他所以不肯接受我的经济援助，原因是他的思想有毛病，简单点说：书呆子气太重。想法天真，老是说“君子欲财取之有道”；认为走捷径，利用方法取得的金钱是不能久享，口口声声说由血汗得来的才可以成家立业。我认为“马无夜草不肥，人无横财不富。”他就光火地骂我说：

“达福，想不到你今日会变成这么坏，简直满脑子都是在想钱！”

“干之，”我笑笑地，“你不是为了钱，为甚么整天忙？”

“我是为了家！”

“我当然也是为了家。”

“你的家，以现在的经济情况来说就是八年、十年不进款，日子也可以过得舒服的。”干之认真地，“我可不同，虽然未到一家八口一张床，但是一天没有钱，生活马上就发生问题了！”

“可是，干之，你要明白：古人说，坐食山崩，所以怎么可以不事生产？”

“生产是应该的，但必须从正道。”

“我的经营怎么可以说不是正道？”

“一千块出借，先收二百块的利息，这怎么说是正道？”

“为甚么不是，反正都是赚钱。”

“你简直变成吸血鬼了！”

“好，你不必发劳叨，”我无所谓地说，“今日我自动要借钱给你去转行，你说这样的话，那么以后你有甚么困难就别找我！”

为了好心要照顾朋友，才愿意拿出五千块借他去做放息的生意，他不识好歹乱骂一场，真是讨厌！其实我的条件并不高，只是收月息廿分罢了。他却可以照我指示的方法去做放日息的放贷，以百元为最高款额贷出，卅天为期，每天收回五元，一月就可以收一百五十元，除纳还我廿元，还能赚三十元；五千元几乎可以做出一万多的生意，每月就可以净得一千五百元，难道输过他做小贩？

哼！要不是我认为他可靠，别人要就有么？他既然那么语无伦次地骂我，我又何必呢，所以一年来就不跟干之来往。

今天他约我，我却因两樁生意要到加东走一趟，所以临出门时，向太太交代干之来时，请他在客厅等着我；太太似乎不同意我出门去，便略带埋怨的口气说：

“干之从来不麻烦你。他约定今天找你，你却要出门去，不是要人等？”

“太太，我有要紧事，才要出门。”

“有甚么要紧事？”

“都是可以赚钱的生意。”

“生意，明天不是也可以做。”

“但今天有一件事是很重要，而另一件是机会难逢。”

“这么说，友谊比不上生意！”

“有时候可以这么说，”我笑一笑，“比方干之来找我，是要我拿钱出去的。我到加东走一趟，却有钱拿回来。”

“怎么拿法？”

“一件是要找一位妥实的人送批货进内陆去，顺利的话，当然大有利入手。另一件是朋友中了某慈善机关的幸运券第二奖，得到一个德国的新庄钢琴；他急要用钱，把它以六七折卖掉。我要把它买起来，然后再卖出去，就轻易可以净赚三几百块。”

“怪不得你把友谊看低了！”

“我不是对说，干之是来要钱的。”

“但是，你该不会忘记，干之是你的救命恩人。”

太太的话虽然有点讽刺，我却不在乎，仍是笑着说：

“我记得的，不过那是过去的事。”

“现在与过去都是一样。”

“所以，我才打算帮助他转行。”

太太没话说，我终于出门去了。等事情弄到一段落，以及那三百赚入袋子回家之后，干之果然在客厅等了近三个钟头。

干之一向是急性的，今天他能等候这么久，一定是有不

得已的事。所以我一踏进门，不等他站起来，就趋前去，热切地握住他的手，客气地说：

“干之，真对不住，让你久等了，要不是时间就是金钱，我该早回来的。”

干之却沉默着，起码的客气话也不说一句。

我连忙开门见山地问道：

“干之，你找我有要紧的事吧！”

“是相当要紧，否则我不会等这么久。”

“是的，浪费时间，十分对不住你。”

“浪费的已经浪费了，”干之说，“现在我应将我的来意告诉你。”

“你快点说吧！”

“前次，你好意要我转行，我所以不能接受，是因为我不能干那种生意，请你原谅。今天我却是来请你帮助。”

“肯转行，对你的生活方式是可以改善的。”

“不过转行之前，我必须有笔钱应付目前燃眉之急。”

“是什么事？”

“大孩子患心脏有孔的病症，医生说必须赶时间送到澳洲去，才可以抢救。”

“几时的事？”

“六个月前就发生。”

“不是已经化了好多钱？”

“是的！”干之点头，叹息。

“这样，你一定负了不少债。”

“最糟的，自印尼对抗以来，市场萧条，闲游的人少了
很多，食摊的生意几乎停顿，只靠德示一门的收入，经济更
困难了！”

“你需要多少？”

“大约两千。”

“两千块，”我停了一下说，“真不巧，说起来你可能
不信，因为这几天我自己正急着要用钱。”

“没有！”干之没听完我的话就有点失望了。

“不过，我可以替你向朋友想想办法。”

“那就感谢你。”

“感激倒不必，不过别人的钱是有条件的。”

“应该甚么条件？”

“你的德示是不是去年才买的？”

“是的，可是因为应付今年半年来的生活，我已把车字
押在别人的手里。再说，我的车子也是分期付款的。”

“这样就有困难。”

“除了这，有没其他的办法？”

“有是有，相当麻烦。”

“为了抢救孩子，无论怎样，我都要；总之，我请你替
我想办法就是。”

“当然的，何况你还是我的救命恩人！”

“达福，你不必讲这些话了；再说，施恩的也不应望
报，你现在能帮我救回小孩子的生命，我就永生不忘了。”

“那么你明天早上才来见我。”

干之去后，太太从房里走出来，又是不满意地说：

“你怎么变成这么狡猾，要借就借他，为甚么还要兜圈子？”

“太太，钱是血液，不兜圈子怎能赚到。”

“你口口声声都是钱。”

“老实说，我不能一天不赚钱。你想，太太你要钱，孩子要钱，工人要钱，生活要钱；样样都要钱，每一个时间都要付钱出去，我当然就每一个时间都要找钱回来。”

“你既然要赚他的钱，就乾脆说出去，何必又要提起甚么救命恩人？”

“你不知道，好听的话，总能得到人家的信任。”

“干之对你有甚么不信任，否则在日本时代，他就不会冒牺牲生命的危险，把你从日宪兵的魔掌救出来！”

“因为他企图做英雄。”

“这简直是没良心的话。”

“怎样才算是有良心？”

“不该说这种话。”

“还有？”

“不能兜三兜四，马上就该帮助他。”

“为甚么？”

“以前你俩称兄道弟，甚么有福同享，有祸同当。”

“还有？”

“甚么做事认真，要改变社会，要铲除一切不良制度。……”

“唉，太太，此一时彼一时，你也太天真了。以前所以那么热情与不满现实，那是学生时代呀！”

“现在就不同？”

“今天的社会，唯一是钱的问题，一切问题便要根据利害关系来措置。”

“怪不得你以前的同学，都不跟你来往了。”

“他们对我的业务都不会发生影响的。”

“这样可以看出你交友的态度。”

“实不相瞒：以现实为原则。”

“那么你对于之一点也没有感情？”

“总不能逸出现实的轨道。”

“我问你：去年你不是自动要借钱给他去经营？”

“是的，那个时候他还有生意，还有一部新汽车，如今又不同。”

“我想你既然要从他身上打算盘，他一定不能接受你的原则。”

“为了现实的问题，”我笑一笑，“沈干之非接受不可。”

“我敢说，他一百巴仙不会的。”

果然第二天一早，干之来见我，第一句就这样说：

“达福，钱有了吗？”

“有是有，不过条件十分高。”

“甚么条件？”

“你不是说为了抢救孩子的生命，甚么条件都好。”

“是的，”干之急不及待地问，“那是怎样的条件？”

“那朋友说要利息廿分，第一个月四百元的利息先收，而且还要请人担保；担保人我倒可以替你做，只是你要告诉我：每个月四百元你要怎样付法？”

“四百元的利息，无论如何我是不敢要的，不过为了抢救孩子的生命，没办法还是暂时要了去，但每个月要付四百元的利息，老实说是没有把握。因现在生意没法做，德示每个月的收入，充其量还不够维持一家的生活，所以有甚么办法？”

“没办法就拿不到钱。”

“那你可有其他的办法？”

“有是有的。”

“请你替我设想。”

“你用德示替他走一班货运入内陆去。”

“走一班非法的货！”

“非法与非非法，你不必管，货走过了，你立刻可以拿钱。”

“达福，这怎么可以？”干之望着我说，“你既然肯替我担保，何必多此一举！”

“但是，因担心你的母利还不起，所以我还要鼓励你冒险走一趟。”

“不能！”

“那么要候一个多月后，等我自己的钱入手了，才替你想办法。”

“孩子的病，是不能延迟的！”

“这样，干之，你就必须屈就一次。”

干之不说话，掉头便跑。

但是，不到一刻钟，他却驾着德示回来了。

一九七〇·五·一。订正



现实的现实

李二与李三是至亲的堂兄弟。

小陈是李二的乘龙快婿。

林小姐是李三的妻姨。

算起来，大家都是至亲关系。

堂弟小学毕业后随父从商，一路来胆识过人，未到而立之年，已经飞黄腾达；俨若商界翘楚。水涨船高，四年前便受坡众推为C中学重要董事，担任学校的财政工作。

堂兄自离开师范学院后，从事教育工作；死守岗位，数十年如一日，而今仍是一名“教书先生”。勉强说他有点成就的话，那只不过被称为“老”教员罢了！

在马来亚的社会，学校的董事是“头家”，教员是“估俚”，于是，堂兄与堂弟社会地位的比重，在旁人的眼中，自然一目了然。

去年小陈大学毕业，由C中学校友会的推荐，加以C中学现任校长过去也是他在另一间初级中学读书时级任老师，于是通过人事关系，进入C中学担任高中教职。

今年林小姐也从大学毕业回来，她虽不是C中学的校

友，但因姐夫李三是学校的现任财政，所以凭这点裙带关系，也很容易地被安插进C中学去。

不过小陈却被辞退了出来，因为他的职位已由林小姐代替了。

事情在神圣的教育机关这样发生，难怪学生们议论纷纷，同事间对于校长如此措施，也啧有烦言，小陈更如落难公子似地愤懑不平。

李二似乎无动于中，也许是他年轻时就被生活的黑手摔进社会的大烘炉里去，经过万千波折，磨得他不会随便发性子了；加以如今已是三不惑之年，对事也看得多，所以情绪变化不大，只是一笑置之，不象他的快婿那么认真。

然而小陈一遇不平的事，情绪容易激动，也不是没有原因的。第一，他年轻，血气方刚，一时难免理智消失而会感情用事。第二，是非黑白标准看得重，也就可能自视过高。

比如这次小陈丢了职业，明明是大鱼吃小鱼，弱肉强食的畸形现象，在李二的眼中却认为是优胜劣败，万物生存竞争的自然法则。

“无论如何，摔我走，安插自己的妻姨进去，于情于理是讲不过去的。”小陈对于岳父的看法不以为然地解释说：“第一，我自知今日就业不容易，所以对责任总是勤勤恳恳，别人做八个钟头的工作，我愿意足足做十个钟头，不必说同事都说我工作勤恳，就是校长也时常称赞我表现良好。其次你我是亲戚，你与他情属至亲，说起来，我和他无论如何总是有关系。他怎么可以把我的饭碗抢走，难道不怕别人

批评？而出奇的，满口仁义道德的校长，竟也这么糊涂，不问是非，这是什么世界？”

李二心平气和地这么说：

“现今的世界就无所谓是非，人们对一切事物的看法，都以利害为准则。你和我固然有亲戚关系，我与他虽属至亲，但论起关系，你与他就远不如他与妻姨的密切。其次你的吃饭问题与她的吃饭问题和他的关系也远隔一层；你要吃饭固然重要，莫如她的吃饭比你更加重要；你饿死是你的事，与他毫不关痛痒，他妻姨的挨饿和他的妻室有密切关系，所以为了免伤元气，当然认为自救比救人重要，于是，把你摔出去，将她补进来，虽人言可畏，从利害关系看还是属于上算；至于校长并非糊涂，他看佛面不看僧面势所使然，因为讨好财政老爷，必能保护自己的位置，所谓弟子及校友关系，都是问题的小焉哉，而能干与勤恳，固然对学子有益，无奈与自己的位置，起不了多大的作用；识时务为俊杰，所以弃陈聘林，在他自然认为天公地道，根本没有所谓应该与不应该的，其实现社会就是这样，一切的一切，还不能以理评的！”

难怪李三洋洋地对他的妻子说：

“太太，是吗？我说我有的是办法。”

一九六八·二·十五·

后 记

从前有一位赵母，在她女儿出嫁临出门时，她对女儿说：“千万不可做好事！”女儿反问道：“不做好事，难道要我做坏事？”赵母慨然说：“好事尚且做不得，何况做坏事。”

可见自古以来，社会都是复杂的。

现社会仍是罪恶的深渊。难怪同样的米养出不同的人。于是千奇百怪的社会现象，越来越离奇；千变万化的现实社会，也越来越复杂可怕。

无可否认：不论现社会所发生的事件，如何“多姿多彩”，一切都是人为的。人是时代的产物；什么时代就产生什么样儿的人，什么样的人，就会制造什么样儿的事件。

难怪社会越复杂，人民越遭殃！

从事文艺写作应该视为一种良心的工作，写得好，写得不好，目的无他，只希望对未来的社会有点儿贡献，这样一来，所写的也就不计较是好人或坏人了。

这个短篇，只是社会百态中的一点缩影，由于作者文字劣拙，历练不深，虽出尽所能，充其量也只能反映复杂社

会中的一些表面人物而已，稍可告慰的是脚踏实地落笔的。

主题篇原名《爱在那里？》因中心内容提出什么才是人类的至爱，而强调爱在那里。可是题意却着重在产生思想意识的社会背景。如今易名为《火在哪里烧》看来会比较具有真实感，从而托出《风从哪里来，火在哪里烧》的题意。

在文字的措理上，有几篇看来是散文，只因散文与小说，表面的差别不大。于是为了利用不同的体裁认为更能活现不同的人与事，也就以喜欢的手法加以表现，自然没有什么艺术可言。原来文字的风格已由作者的生活与修养所决定了。



一九七六·二·四·

本社一系列叢書

- 1 井外(散文集)
- 2 火在那裏燒(短篇小說集)
- 3 抒情詩二集(詩集)
- 4 韓老先生在英國(散文集)
- 5 馬華文藝淺論(評論集)
- 6 十月的風帆(詩集)
- 7 馬華文藝評論集(論文集)



石君著(已出版)
方北方著(已出版)
杜紅著(印刷中)
凌淑華著(印刷中)
方北方著(整理中)
林英強著(整理中)
劉果因著(整理中)